州市

对禁部盟盼和阴
总会体丨南京刘阔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引 子(1)
- 引 子(2)
- 第一章 身体约定(1)
- 第一章 身体约定(2)
- 第一章 身体约定(3)
- 第一章 身体约定(4)
- 第一章 身体约定(5)
- 第一章 身体约定(6)
- 第一章 身体约定(7)
- 第一章 身体约定(8)
- 第一章 身体约定(9)
- 第一章 身体约定(10)
- 第一章 身体约定(11)
- 第二章 谁是地王(1)
- 第二章 谁是地王(2)
- 第二章 谁是地王(3)
- 第二章 谁是地王(4)
- 第二章 谁是地王(5)
- 第二章 谁是地王(6)
- 第二章 谁是地王(7)
- 第二章 谁是地王(8)
- 第二章 谁是地王(9)
- 第二章 谁是地王(10)
- 第二章 谁是地王(11)
- 第二章 谁是地王(12)
- 第三章 厅官失控(1)
- 第三章 厅官失控(2)
- 第三章 厅官失控(3)
- 第三章 厅官失控(4)
- 第三章 厅官失控(5)

- 第三章 厅官失控(6)
- 第三章 厅官失控(7)
- 第三章 厅官失控(8)
- 第四章 一哥急了(1)
- 第四章 一哥急了(2)
- 第四章 一哥急了(3)
- 第四章 一哥急了(4)
- 第四章 一哥急了(5)
- 第四章 一哥急了(6)
- 第四章 一哥急了(7)
- 第四章 一哥急了(8)
- 第四章 一哥急了(9)
- 第五章 离奇暗箱(1)
- 第五章 离奇暗箱(2)
- 第五章 离奇暗箱(3)
- 第五章 离奇暗箱(4)
- 第五章 离奇暗箱(5)
- 第五章 离奇暗箱(6)
- 第五章 离奇暗箱(7)
- 第五章 离奇暗箱(8)
- 第五章 离奇暗箱(9)
- 第五章 离奇暗箱(10)
- 第五章 离奇暗箱(11)
- 第六章 财务报表(1)
- 第六章 财务报表(2)
- 第六章 财务报表(3)
- 第六章 财务报表(4)
- 第六章 财务报表(5)
- 第六章 财务报表(6)
- 第六章 财务报表(7)
- 第六章 财务报表(8)
- 第六章 财务报表(9)

引 子(1)

城中区副区长张震从情人安子家一觉醒来，已是早上十点。他使劲睁开眼，只觉得头大如斗。他本能地看了看床前的镜子，脸青面黑，头发蓬乱，像一头怪兽。他张嘴一笑，面部就有些疼痛，像被揭了皮。他心底突然涌起一阵感伤。

昨晚是平安夜，他却一点也不平安。听着附近教堂的钟声，内心异常慌乱。几杯酒下肚，更是洪流恣肆，泥沙俱下。他劝诫自己，什么都别去想，天塌下来，也要狂欢一次。于是，他发出指令，他喝一满杯，她就脱一件衣物。当喝到第五杯的时候，她已经赤条条颔首而立，汉白玉般的手臂优雅地下垂，双手相叠，欲遮还羞。他双眼喷火，却故作镇定，又灌了自己几杯，才缓缓站起来，一挥手，猩红的酒液倾泻而出，瀑布般淌过她的双乳，悠悠而下……

后来，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他甚至不知道，为什么昨晚是在这里过夜。按理他是应该躺在家里的。越是敏感的日子，越是要乖乖地回家。这倒不是因为他怕什么，拿时髦的话说，这是潜规则。很多朋友也都是这样潜的。

但这次不一样。冷寂的夜空，凌乱的脚步，辽远的颂诗声，仿佛随酒精潜入了他的体内，形成回响和波涛，将他的灵魂叫到了这里。

现在，当他睁开双眼，看到自己像被掏空的棉絮胡乱地塞在床上，而用过它的人已经消失，禁不住悲从中来。他喊安子，房间里空旷无声。他不知道这个女人去了哪里。他挣扎着起来，镜子里的自己丑态毕现，像一个被当场抓获的嫖客。他感到一阵恶心，一头冲进了卫生间。

热流带着安慰，让他渐渐舒缓过来。突然，房间里铃声大作。他打了一个寒战，水淋淋地钻出来。

“小张啊，就等你了。”书记的声音依然那么沉稳。

糟了，这可是紧急会议。半年来，区里的土地出让接二连三遇到麻烦。先是CBD滨江1号地块拍出60亿的天价，惊动中央媒体，被质疑政府哄抬地价；后又是人民商场，本来一直很顺利，在火热的拍卖现场，突然遭一群拆迁户搅局，拍卖会草草收场，白白损失几个亿。最可气的是那蓝菲菲，草台班子一个，偏偏要跟那些巨头去斗，弄得差点收不了场。水产市场那项目，明摆着没几十亿落不了槌，龙天尚且服输，你还咋呼什么？

不过，要说服输，龙天也未必。仗着市政府副秘书长陆海峰撑腰，段小若明确对拍卖过程提出质疑，差点推倒重来。要不是负责土地出让的唐大哥竭力斡旋，并让副市长陈建功表态，称要维护拍卖的权威性，这事儿差点就被搅黄了。但话说回来，远通虽然拿下了，也是咬不烂，吞不下，噎得难受。

妈的，这地王呀，真是害死人不偿命！

张震一边回想半年来的惊心动魄，一边胡乱穿着衣物。下楼的时候，皮带还在胯下一甩一甩的。为了这个土地工作会议，他没少熬夜，其中包括躺在各张床上，望穿楼板，炮制各种言辞，还有深入一切能够深入的领导家中。毕竟到城中区才一年多，出这么多乱子，怎么也说不过去。

当然，前两宗也算不了什么，纯属意外。蓝菲菲那边，严格说来也是意外，说好了另外给项目补偿的，谁知他妈的会突然变卦。不，是变态！

幸亏纪委那边顾全大局。幸亏还有安子。

对，安子，这个有些风骚，又有些神秘的娘们。她咋就那么大的能耐？

很多次，张震要打探点什么，话刚出口，就被她的舌卷莲花堵住了。他隐隐觉得，这个女人是风月老手，猎取对象必定非富即贵。但她并没有像蓝菲菲那样提出非分要求，相反有点假戏真做的样子。为此，这个圣诞节，他早早送了3克拉的大钻戒，再搭上一个周末。他还

骗老婆说是出一个很重要的差，重要到不能随便说的程度。他在内心深处感激安子。这种感激驱散了他对老婆残存的一点内疚。

引 子(2)

现在看来，将命运交给这些女人，终究是不妥的。蓝菲菲就别提了，贱到骨子里。安子又太妖，来无踪去无影，什么时候给你下蛊都不知道。想来想去，还是老婆踏实些。俗是俗了点，但毕竟是夫妻。一张纸就将两个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。

张震驾着刚换的奥迪A6，穿梭在风一般的思绪里。他知道，今天这个会议非同小可，副市长都要参加的。大半年来，房地产实在太疯狂了。好多地方，楼面地价还高出周边房价一大截。每次拍卖会都心惊肉跳，恨不得将拍槌给缴了。眼看银子汹涌而来，老实说，还是很兴奋的。兴奋之后，又有点惶恐：钱是有了，但都在账上啊。动辄数十个亿，钱从哪里来？又将向哪里去？作为分管城建的副区长，张震唯恐多收三五斗，丰收成灾。

为此，他在枕头上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："老婆，钱都先放着，说不定哪天又得退回去。"

他先知般预感到房地产好日子不会太久，一旦开发商没钱了，什么心眼、手段都出来了。没准私下上的供，都想着冲抵土地款呢。

退钱不过是一句戏言。他真正不安的是，龙天那里，千万别留什么隐患。段小若是不好惹的。蓝菲菲嘛，找机会补偿一下得了。

但现在，补偿还有必要吗？她的揭发，她的赤膊上阵，与她所说的爱，真是一个绝妙讽刺。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却没想到露水也会有毒。

他咬咬牙，决定跟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再玩玩。

这样想着，车就到了区政府楼下。看着齐刷刷一排官车，他心里直发毛。在领导面前，守时是最大的政治。

但他迟到得刚刚好。当他夹着包噌噌往上跑时，有人喊住了他。回头一看，几个人从警车里从容地走了过来……

第一章 身体约定(1)

先做一个局，高价拍进，大肆炒作，把地价做上去；然后多少缴一点定金，假以时日，就找个理由跟政府谈判，要么退地，要么延缓开发或增大容积率。而退地是政府决不愿看到的。毕竟，太影响形象了。那么，就特事特办呗。

圣诞节的H市充满装腔作势的气氛。大街上的情人们挽着手，仿佛走在巴黎拉德芳斯或纽约第五大道。一夜的狂欢并没有让他们的身体败下阵来，他们目不斜视地走进连卡佛或UME，继续血拼和浪漫。各个售楼部，圣诞树更是绿意盎然，雪花还在飘啊飘。被复制的钟声，回荡在浮华的空间里，刚刚穿过大门，就消失在了冰凉的空气中。

但张震被带走的消息，很快传遍了地产界。那些若隐若现的大佬们，无不为之震惊。这个学而优则仕的副区长，在9月底的水产市场一役，还显得那么活跃，转眼就成为瓮中之鳖。这已经是今年建字口犯事的第二个厅官了，此前还有一大批处长次第落马。他们感到，一场更猛的官场地震已经来临，这震中就是房地产。

在震惊之余，有些人又感到惊慌。越是树大根深，越会带出更多的泥。

而心情最为复杂的，是蓝菲菲。她是在驾车飞驰过程中接到电话的。她当即来了个猛刹车，宝马M6发出一声啸叫，差点又是连环车祸。

说实话，她等这一天很久了。自从半年前拍卖会上的一锤定音，自从他不再返回她的床头，她就有心将那个无耻的男人送进去。

在那个寂寥的秋日，她发出了平生第一封举报信。她直接用了道德败坏、生活糜烂、贪污腐败、鲜廉寡耻等词语进行了审判，并以公诉人的口气列举了若干事实，劣迹斑斑，铁证如山。但署名时还是颇为谦虚，管自己叫“一个知情人”。

当她将信封石头一样投出时，她的血泪史被弄得浪花四溅。

2006年春天，一切都充满希望。蓝菲菲在脸上描了半个小时后，急急地走出了办公室。她要去见一个人。此时的她，内心跟天空一样透明。无论如何，“蓝色海岸”的容积率还得调一调。而有个人是具备这个能力的，这个人就是城中区副区长张震。在两个多月的排队之后，她终于得以跟他单独一聚。一定要单独，她想。

为了别开生面，她将约会选在了这个城市最秘密的私家餐馆“海底食尚”。据说“海底食尚”老板曾经是一个潜水教练，于千百人中爱上了一个美女学员，竟然跟着那道海风，追到了这个城市。在缠绵数月之后，教练才发现这美女是有夫之妇。他含泪选择了离开。但他并没有去天涯海角，而是弄了一个退役的潜水艇回来，搞起了私家餐馆，在沉沉浮浮间打捞爱情。说是餐馆，不过19平方米，最多容纳19人，每桌最多19道菜，每道菜起价19元，每月最多接受19批客人。最妙的是，再尊贵的客人，落座后也要等上19分钟才上菜。总之，无论怎样，都要天长地久。有人说，这位情痴不是在搞餐馆，是在搞行为艺术。而去过的人，都大呼刺激，吃回饭，简直是九死一生。还有人说，亏那哥们想得出，即使遭宰了也九死而不悔。

蓝菲菲刚好是第109批客人。两人在岸上等了19分钟，才看到一匹蓝鲸远远地游过来。如此巧合，当然是蓝菲菲故意渲染。一进潜水舱，两人立即被曼妙的海底世界震住了。只见四壁一片蔚蓝，珊瑚、水草、贝壳，还有各色鱼儿游来游去，蓝菲菲不禁叫出声来。见到客人，一位装束颇似美人鱼的服务员摇曳而来，将两人领至窗前。餐厅静得出奇，只有一曲My Heart Will Go On在缓缓流淌。张震与蓝菲菲相视而坐，真像是一对情侣。潜水艇慢慢游行，由浅入深，水泡一串串冒起来，像是爱情的誓言在闪烁。

面对这个俊朗、干净的男人，蓝菲菲似乎忘记了他是一位政府官员。她一边随着音乐扭动身子，一边痴痴望着对方，直到他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才娇滴滴说起话来。

看着这位顾盼流萤的女人，我们的张副区长竟然有些腼腆。早听过她的传说，现在看来，单是那暗藏机锋的凤眼柳眉，就够人消受得了。他本能地给了自己一些暗示。

不过，蓝菲菲并没有轻率地直奔主题。她知道，交浅言深是官场大忌。一个女人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先撒娇，再撒网。在她的引导下，话题始终朝着轻松愉快的方向发展。

19分钟后，菜品逶迤而上。依次是一见钟情鲍、比翼双飞翅、三生比目鱼、四季销魂手、五代佳人贝、七妃倾城露、八面玲珑珠、九死不悔丸。美人鱼小姐报一道菜名，两人就齐声而笑。末了，蓝菲菲才举杯齐眉，与张震郑重干上一杯。

几杯下肚，蓝菲菲就有些醉意。“张区长，你知道吗？在我心目中，你什么都不是。”

“嗯？是吗？”张震吃了一惊。

第一章 身体约定(2)

“作为领导，你过于能干；作为官员，你过于矜持；作为男人，刚刚好。”

“呵呵，是男人就好，是男人就好。”

“吃了这个，就更像男人啦。”蓝菲菲一边夹着九死不悔丸，一边笑嘻嘻地说。

张震一笑，很配合地吃起来，之后便显出精神抖擞的样子。

两人逗笑着吃完这顿海底盛宴。一结账，两人又笑了：不多不少，1999元。

因为有过“天长地久”的深刻体验，蓝菲菲一下觉得很多事情都好说了。说实话，他们不是第一次见面，但那都是在工作应酬上。这一次，友情才算真正开始。

友情迅速得到了升华。蓝菲菲是在枕头上向张震提出增加容积率的。此时的张震，刚从兴盛区规划局局长升上来不久，还多少有些畏首畏尾。但毕竟是在别人家的床上，不好义正词严，便亲了亲那张灯光下的粉脸，说：“缓缓吧，我才上来呢。”

“才上来咋啦？你还才从我肚子上下去呢。”蓝菲菲噘起了嘴。

张震呵呵一笑，说：“我不在规划局了，没那么方便啦。”

“方便？要怎么才方便？”蓝菲菲一翻身，又压在了他身上，“这样方便吧？”

自从吃了那九死不悔丸之后，张震自觉越来越像个男人。这一夜，更是战无不胜。但按蓝菲菲的说法，容积率不调上去，他仍然不算个男人。

为了“男人”这个封号，张震决定试一试。

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结拜大哥唐达林。在这个充满江湖气息的城市，官场达人也都喜欢操点好汉气质。在张震眼里，唐达林堪称侠之大者。他身材魁伟，俊逸倜傥，又有显赫的博士学位，最关键是贵为

市规划局副局长，却不居高自傲，兄弟朋友有求必应。张震知道，对唐达林而言，调容积率也就是调调情那么简单。只要他开口，大哥决不会推诿。他要算的账是，到底有多大必要去开这个口。既然关系是生产力，这个生产力就不能白白输出。拿他们的话说，要权力资本最大化，而且要将风险降到最低。

平心而论，蓝菲菲是怎样的人，他并不太了解。即便就男女关系而言，也远没达到非帮不可的程度。但不知为什么，他越是这样想，就越是有点不安。好像蓝菲菲已经为他生了龙凤胎，就看在那两团肉蛋蛋上，也要去开开这个口。

为这事儿，他专门约大哥打了一场球。他想尽量在不经意间提及，先试探试探。

在半山高尔夫球场，两人沐着和风，走在起伏不定的草坪上，东拉西扯地说着江湖闲话。忽然，张震一弯腰，一道白光射了出去。“哈哈，当了副区长，进步很快嘛。”唐达林一边笑，一边漫不经心地挥了挥杆，只见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长长的弧线，差点掉进了洞里。张震惊呼：“大哥好神勇。”

“球不在神勇，在于心手合一。”唐达林笑眯眯地盯着他，意味深长地说，“震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”

张震面带羞色：“大哥，不瞒你说，还真有一事儿。一个叫蓝菲菲的，想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唐达林就笑起来：“你小子终于没经受住诱惑？听说这女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呀。”

“大哥，怎么，你认识她？”张震问道。

“呵呵。”唐达林干笑了两声，然后指着远处说，“这样，我们打过去，如果你赢了，就帮你。”

张震傻了。难道大哥存心为难？

无论如何，这一场是必须要拼下去的。不求结果，只求心安。

然而，这一次他发挥得出奇地好，每洞几乎都是标准杆入洞。唐达林虽然打出了一个老鹰球，但后面几洞却失误连连，最后竟以一杆败落。张震连呼“不可思议”、“承让承让”。唐达林却发出了大哥才有的爽朗的笑声：“看来，球技是跟着官位涨的嘛。”

走出球场时，太阳就要从山那边落下去了。张震看了看天空，说：“大哥，今天没什么风景，影响你发挥了。下次还是带两个美女才好。”

“好啊，有美女，我都是一杆进洞。”唐达林哈哈一笑。看着大哥很开心的样子，张震心里踏实了许多。

第一章 身体约定(3)

张震知道大哥的爱好，有兴趣就有了希望。但他不能太主动。他要再拖延几天，表明此事的难度。

蓝菲菲见几天没动静，便有些着急了，赶紧给张震打电话，问事情进行得怎样了，要不要特别安排一下。

张震呵呵一笑，就说起那天赢球的事儿来，称自己如何如何神勇，还随口来了句："唐局长很不服气呢，要求再战一场。"

蓝菲菲立即撒起娇来："怎么不叫上我？也让我领教领教您的厉害嘛！要不，再比一轮？我来安排。"

没隔两天，蓝菲菲就告诉张震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不过，要劳驾两位，周六飞往海南。

为谨慎起见，蓝菲菲并没有与两位同行，而是提前一天赶到了。早上张震与唐达林刚一出三亚机场，立即被一辆凯迪拉克接走，直奔亚龙湾高尔夫球场。海风扑面而来，张震的内心有一种久违的自由在涌动。

不到二十分钟，车就驰到了一座山下。一拐弯就是浩瀚风景：一侧是无边的海面，一侧是逶迤的球场，翡翠镶着蔚蓝，仿佛是一块巨大的画布，而海神随时可以走上来挥上两杆。张震长长吸了口气，叹道："真他妈爽！"

唐达林倒是一脸平静。这里他早有光顾，连球场的特点他都能说出个一二三四。他看着张震那兴奋的样子，摇摇头："你小子好歹也是个厅级干部，这就把你震住了？"

正说着，车就泊在了酒店门口。已有两位美女早早候着了，她们迅速打开两边车门，同时欠欠身子，娇滴滴地说："等得我们好苦啊，两位领导。"她们弯下腰，分别接过了包。

张震定睛一看，一个正是蓝菲菲，另一个却不知是何方女子，娉娉袅袅，如月照水。乍一看，宛若一对姊妹花。仔细看去，却各具其

妙，一个鲜妍世故，一个清雅脱俗。

“哈哈，蓝总，你这是调虎离山啊。”还不等张震介绍，唐达林就先开口了。看来，两人早已认识。

“哪里敢啦，还不是按震哥的吩咐安排。”蓝菲菲面若桃花，飞快地瞟了张震一眼，“两位以前都来过吧？”

张震说唐局长可是天下第一杆啦。唐达林笑道：“我有那么腐败吗？”眼神直勾勾地往那陌生女子射去。

蓝菲菲赶紧介绍道：“这是我妹妹，蓝月月，刚从欧洲留学回来，想见见两位领导啊。”

“什么领导，就大哥得了。”唐达林豪爽地挥挥手，算是打了招呼。

四人打趣着乘上电梯，向总统套房走去。一路上，叫月月的女子都含笑不语。

安顿好两位领导，蓝菲菲便与蓝月月退了出来。走出门外，蓝月月便凑近姐姐耳朵说：“他们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”

两位超越想象的厅级干部全副武装地走出房间时，姊妹花已经严阵以待了。蓝菲菲快人快语，要求打对抗赛，一带一。

“震哥，你别以为真赢了唐局长，别人可是让着你呢。”蓝菲菲很崇拜地望着唐达林，“这样吧，让月月跟着你，她刚学，这样也公平点。”

唐达林抱抱拳，表示欣然接受。进场时，唐达林故意走在后面，像大师一样指着球场说：“这可是国际知名大师罗伯特•琼斯二世设计的。球道宽阔，变化奇妙，充满易中藏难的阴阳平衡。”

“呵呵，这也有阴阳？”蓝月月歪着头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

“那当然。阴阳无处不在。”唐达林笑眯眯地看着蓝月月，“比如说，天是阳，地是阴；山是阳，海是阴；球场是阳，球道是阴；球杆是阳，球洞是阴。”

“他是阳，你是阴。”张震回头补充道。

一片笑声响起来。月月脸刷地红了。

第一章 身体约定(4)

果然又是一场精彩的对决。男女搭配，一人一杆。唐达林开场就是一个小鸟球，蓝月月虽然初学，悟性却极好，每每配合得恰到好处。张震跟蓝菲菲，半斤八两，却暗暗较着劲。

不知不觉，天就暗了下来。当唐达林打出最后一杆时，球嗖地飞出去，又像小鸟一样乖乖地钻进洞里。18洞69杆。蓝月月猛地跳起来，搂住了唐达林的脖子。

张震与蓝菲菲相视一笑。

有了一天的劳累，晚宴低调而简洁。在海伦自助餐厅，可以看到海平面上最后一丝霞光。四人一边吹着海风，一边品尝着精美绝伦的海鲜。月光柔柔地照进来，在桌面上铺上一层银光。蓝月月匆匆吃毕，便称要休整休整。只剩主角三人，话题当然由张震开启。

“菲菲呀，现在政府把规划盯得很紧，容积率可不能随便调，尤其是项目已经动工。如果是在审批之前，那就好办多了。”

蓝菲菲太熟悉这种腔调了，顺势把两位高高捧起：“哎呀，以前就是太蠢了嘛。现在才知道，地价实在太高，建筑成本也在飞涨，压根儿算不过账来。要不，怎么敢惊动您二位呢？这事儿难办是肯定的，不过对唐局长而言，这就……”

张震看了唐达林一眼，说：“难就难在，大哥不是别人。”

唐达林表情严峻，球场上的豪爽不复存在，半晌才悠悠地说：“我回去查查看。”

再无多话。稍坐片刻，蓝菲菲就提议去海边走走。刚到大堂，蓝月月不知从哪个地方冒了出来。一身白裙，一头精心而散漫的柔发，就像映在海面上的那轮月牙儿。唐达林心里一荡。

走着走着，便自然分成了两对。蓝菲菲与张震像一对老夫妻，在沙滩上缓缓走着，轻声商量着什么。另一对却像私奔的小情人，一会儿就没了踪影。

那一夜，唐达林并没有跟蓝月月睡在一起。拿他的说法，迟早是嘴边的肉，没必要太着急。而事实是，蓝菲菲提前给月月打了招呼，必须保护好自己。她说无论如何也不会牺牲妹妹，其实是想欲擒故纵。她知道，月月的作用是有限的，也是长期的。

她要把月月熬成一颗药，吃到唐达林的肚子里。这颗药是慢性的。

但事情是急的。她于是又开了一副猛药：明码实价买点容积率，价格嘛，对方尽管开。此话，当然是单独说给张震听的。如果他念及情分，不收，当然好；若收，也算是买份长期保险。张震没有当场回话，说主意得由唐大哥拿。

为了显得情意绵绵，送两位先走一步时，蓝菲菲还每人塞了一张球会的铂金卡，说此行太短暂了，希望以后有机会经常一起切磋切磋。“月月还希望唐老师多带带呢！”

“好啊，下回就是19洞了。”唐达林说完，得意地笑了。

自从见到蓝月月后，唐达林觉得生活又有了新的色彩。平常枯燥烦闷的办公时间，都因为想入非非而趣味横生，有时候，他会将自己从文山会海里解脱出来，看看手机里的照片，或者对着电脑发一会儿呆。好多次，他竟然将自己龙飞凤舞的签名，弄成了蓝月月。幸好他及时发现，便笑着涂改过来。

他并没有急慌慌地打电话骚扰。他知道，只要自己愿意，结果只有一种。而经验告诉他，唾手可得的往往乏味。再说，蓝菲菲撒出的诱饵，多少还得悠着点。

蓝月月呢，也觉得自己很奇怪。以前最讨厌的就是政府官员鼻子哼哼、脑满肠肥的样子。学金融的她曾假想过十多种身份的情人，银行家、金融博士、企业总裁、IT精英、创业英雄……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官员的影子。这些年来，环视身边的追求者，一拨拨来，又一拨拨去。她笑称自己已炼就金刚不坏之身。没想到，这一次竟然被一个副局长给吸引了。

第一章 身体约定(5)

拿她自己的说法，就是他笑起来很迷人，不像一个官员。

要说不像官员，唐达林倒真是如此。建筑学博士出身的他，性情率真，谈吐不凡，相对于那些无趣的政客，总能显出几分优越来。这对女人，杀伤力是巨大的。

尽管蓝月月内心一再否认唐达林作为官员的存在，但就连她自己也无法假设，如果真的去掉他位高权重的底色，他的魅力指数又会怎样。不像官员的官员，终究是一个官员。

事实上，她打给唐达林的第一个电话，就没能免俗。

一开始，蓝菲菲带她去海南玩的时候，只说是要让她认识两位大哥，对她的事业大有好处。身为城市银行大客户经理的她，并未太在意。当她回到办公室，开始面对狼狈的业绩报表时，才知道问题的重要性。近来，宏观调控越来越猛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提高，银行资金周转的压力非常之大。尤其是像城市银行这种地方性银行，要想发展壮大，必须大力拓展房地产优质业务，而前提就是要加大资金储备。那么，她这个海归金融硕士、城市银行的头号美女，自然被委以重任。

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唐达林。

当她给唐达林打电话的时候，唐正躺在办公室为CBD的城市规划犯愁。一个城市只有一个CBD，但一个CBD却有N个规划意见。他这个主抓业务的副局长，为这个城市的心脏，差点闹出心脏病。最痛苦的是，以前领导钦定的，现任领导又不满意，要求重新招标。招来招去，专家组选中的，领导又不满意。而城市规划又有概念规划、形象设计、控制性规划诸多阶段，如此反复，何时是个尽头?

而美女娇滴滴的声音，立即让他从苦海中挣脱出来。最让他兴奋的是，居然是一个求助电话。长期以来，各式各样的请求让他不胜其烦，月月的请求，却是一种奖赏。越直接，他越受用。

月月的原话是这样的：“唐大哥，想请您帮帮忙。您认识的开发商很多嘛，能不能在我们这里存存钱啦？”

唐达林立即笑了：“哈哈，我们月月也有求人的时候？”

已经是“我们月月”了，还有不帮的吗？

唐达林一帮忙，城市银行的账上立即就多了几个亿，连行长都吓了一跳。月月就更不用说了，她在受宠若惊之下，就强烈要求酬谢一下。

唐达林大手一挥：“酬什么谢呀，有空聚聚呗。”

对月月而言，空是天天有的。唐达林却是推了好几个局子，才腾出周五晚上。地点嘛，想来想去，还是他的私人会所好。

说是私人会所，其实就是一座半山别墅。以前是一个楼盘的样板房，据说装修就花了上千万，后来卖得差不多了，老板就拿来自己住，但一年也没住上几天，干脆就给了唐达林钥匙，随他享用。

唐达林当然也不是随时来。一是他可以去的地方很多，二是轮得着或适合来的客人没几个。要不是月月嫌远，他是想去芙蓉山的。那里可以观景、漂流、骑马、玩蹦极，还可以狩猎。

但月月总说还是近点好，方便。唐达林想，管他方不方便，结果都一样。他于是满心欢喜地给管家打了电话，让准备两人的餐。

两人到的时候，一切均已准备就绪。推开门，就一阵浓浓的异香。月月四面看了看，没有一个人，也没有一道菜。只见橘黄的灯光下，6米多高的大厅豪气逼人，西班牙风格的家具摆设奢华至极，正面墙上一幅文艺复兴宫廷画，展现着胴体的圣洁与光芒。大厅采光面，则是这个城市引以为傲的璀璨夜景。

第一章 身体约定(6)

循着香味，月月发现了奇妙的所在：在大厅右侧，是一个360度景观餐厅。檀香桌上，几味精致的私家菜，正冒着热气。两只盛着红酒的高脚杯，默默地看着对方。餐厅不大，却能俯瞰城市最绚烂的部分，列座其间，仿佛是凌空仙子，飘逸的江水从脚下缓缓流过。

不用说，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晚饭。唐达林深情款款，让自己都有些感动。他看着月月，就像在看自己的初恋情人，感到时间倒流，青春犹在。而不胜娇羞的月月，渐渐地，也像是面对着一个老朋友。

晚饭后，唐达林提议再品品红酒。负一层更是奇妙的所在，迷离的灯光下，数千瓶美酒在酒窖里互送秋波，巨大的影音室正播放着好莱坞风光大片，瑰丽的音乐像一阵风吹进人心里。两人相偎而坐，不时举杯相邀。唐达林伸手一搂，欲醉还饮的月月，便倒在了他怀里。

但结果并没有如期所料。唐达林蠢蠢欲动的时候，月月捂着身体，嗯了一声："人家不舒服嘛。"他略一迟疑，就听到了恬静的鼻息。作为厅级干部的他，便不好再犯了。

这一夜，月月感受到的不是克制，而是体贴，老男人才有的体贴。为这体贴，她落泪了。

为这体贴，她还向他讲起了自己的家世。

原来，她和蓝菲菲是同母异父的姐妹。外公是一个浪迹江湖的医生，在"文革"中因牵连到一桩假药案被打死。那是1970年冬天，母亲接到噩耗后，连夜赶回，在外公的丧事上竟然呕吐起来。那时候她才发现自己有了身孕。

母亲不敢找那播种的乡下青年，怕从此滞留农村，便在城里急急成了一门亲，托人调回了城里。结婚三月，母亲就身怀六甲，婆家大怒，将母亲逐出家门。母亲回到娘家，也备受歧视，生下孩子后只得背着姐姐四处寻找生计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她遇到了一位姓蓝的老干部。好心的老干部也曾饱尝妻离子散之痛，便收留了母亲，让她在自

己管理的一个厂里上班。为了报答，母亲经常去恩人家中做些家务。这个大她三十来岁的老干部，竟然与母亲日久生情。于是，又有了一个小妞，这就是月月。月月小学还没毕业，父亲去世了，留下一笔家产。母亲就靠这笔家产，供两姊妹读书生活。姐姐读完高中，便开始了漂泊的社会生活。她这个妹妹却在姐姐的资助下，得以读完大学并留学欧洲。当她学成归来时，姐姐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房地产商了。

对于姐姐的发家史，她并不知晓。只知道她曾经在沿海打工时，认识了一个富商。对于这段经历，姐姐绝口不提。她也小心翼翼，尽量不碰痛姐姐的心。

若不是月月的眼泪，唐达林一定认为这又是哪个破编剧干的事儿。几十年的阅人阅世，告诉他一切都有可能。在动荡年代，比这离奇的事儿多了去了。只是没想到，这人会被他遇上。这让他对这姐妹花平添了几分怜惜。

在怜惜中，他忽然觉得蓝菲菲的要求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了。说实话，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儿。近年来，滨江开发明显失控，高楼神出鬼没，规划部门成了人们张口即骂的对象。而“蓝色海岸”地处半岛龙脊，容积率批得并不低，而且已开始销售，此时突然调规，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，真的很难说。但根据他的经验，要找出一个理由不是没可能。

于是，在繁复的CBD方案招标之余，他专门调出了“蓝色海岸”的规划，点着烟寻找灵感。而面图三日，一无所获。正烦着，张震又打来了电话。

“大哥，找到线索没有？”那意思，好像是在破案。

第一章 身体约定(7)

“屁个线索，都是你揽的好事儿！”唐达林一副受人拖累的口气。

“其实，也不难。现在滨江线不是在做形象设计么？为了城市风貌，弄它一个观景台什么的，不就行了？”张震有些激动，“我深入查看了地形地貌和城市控规，‘蓝色海岸’那里还真适合做一个观景台。现在不是流行城市运营么？政府拿不出钱，便让开发商去干。不妨把最高的一栋再拔高，做些观景设施，裙楼商业部分也跟着增大。政企双赢，有何不可？”

“咦？”唐达林桌子一拍，“妙！”

其实，这主意并不是张震的独立智慧，而是他与蓝菲菲在身体碰撞之后脑力激荡的又一成果。拿张震自己的说法，男女交流，贵在形式。形式决定内容。

为了这内容，他们没有少折腾。从海南回来后，两人就常在一起切磋。有时候，他们要借助一杯酒；有时候，他们要换换地方。但真正起作用的，是姿势。

那天，他们照例小饮。法国帕图斯庄园，口感不错。张震酒一下肚，下面就有些蓬勃。他索性躺了下去，慷慨地说：“今天你上来吧。”床头灯光昏暗，墙上竟然出现一个高高的柱状投影。

蓝菲菲有些吃惊，说：“今天怎么这样夸张？简直像个观景台。”

“你说像什么？”

“观景台！”

张震扭头一看，果然惟妙惟肖。他忽然灵光一闪：“哈哈，有了有了。”

有了观景台，一切都不再是问题。

方案先由担纲城市形象设计的加拿大HP事务所提出。具体设想是，在半岛龙脊藏风聚气之处，建一个128米高的靴形超高层，预示这个城市大踏步向前。综合来看，“蓝色海岸”的位置是最佳选择。考虑

到经济性，可以直接将其最高处的公寓重新设计，改成地标性建筑。裙楼是3万平方米的综合商业体，塔楼是写字楼和酒店。地标之巅则是一个椭圆形观景台，俯瞰半岛，纵览长江。最富想象的是，项目裙楼通过立交桥，与城市干道、规划中的地铁相连，几台超速观光电梯直达云霄。整个看上去，就像一只靴子踏进璀璨之夜，盘旋的立交则是靴子上的缀饰。

方案讨论会上，专家们有的叫好。有的则提出“一个战靴踏进城市，显得不太吉利”。这立即遭到了设计方的反驳，说这不是侵略之靴，是上帝之靴、凯旋之靴。

这一说，一直沉默着的分管副区长张震就有些兴奋了：“在我看来，这简直就是天才之作。无论是视觉效果，还是象征意义，都让人激动。看到这靴子，我就想到了铿锵的脚步，想到了披荆斩棘，踏歌而行。如果还是什么帆船啦、战舰啦这些陈旧的造型，对城市形象还有什么提升呢？我们又有什么必要重金邀请国际设计大师操刀呢？”

“的确。伟大的城市需要伟大的创意。北京可以有鸟巢，有金蛋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靴子呢？一个意象，总会有多义性，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。但我们讨论方案，不能只局限于个人，要着眼于主流和整体。”作为主持人的规划局副局长唐达林，也忍不住说两句，“专家嘛，不妨放开些。既然请了国际设计师，眼界就得跟国际接轨。”

这样，大家也就不好说什么了。毕竟，大家的思想都是可以开放的。

既然政府和专家一致认定，这是城市形象的神来之笔，哪个部门会不认真对待这一笔呢？于是，涉及这一笔的每只笔都签得飞快，项目顺利通过审批。

没有人认为这与“蓝色海岸”的容积率有什么关系。至少公开是这样。

这让蓝菲菲异常兴奋，也让她重新认识到了两位的能量。

她粗粗算了一笔账，靴子楼总面积逾7万平方米，其中，商业3万平方米，写字楼和酒店各2万平方米。除掉酒店，保守估计可卖出5个亿。酒店资产评估，至少可以做到3个亿。而以前5万平方米的商住楼，撑破天也只能卖到4个亿。两相比较，营收翻番。即使去掉规划变更带来的建设成本、配套费、税费，利润也可净增3个亿。如果巧妙运用财务杠杆，玩点重复抵押的花招，又可以撬动几个亿。

这一切，不过是源于一个点子，不费吹灰之力。

但她明白，若没有两位仁兄，神仙也没招。她决定兑现承诺，为长久计。

第一章 身体约定(8)

靴子楼的成功创意，让张震颇为自得。他每次上厕所，都不禁要对靴子的原型刮目相看。

他反复在想，靴子楼建成后，到底会是怎样的惊艳。对于酬劳，他倒是没怎么放心上。但有天晚上，在对饮之后，蓝菲菲用一个夸张的手势将他吓了个半醒。

蓝菲菲举起右手，五指张开，暧昧地说："怎么样？"

"什么怎么样？"张震醉眼蒙眬。

"你和唐大哥的。"蓝菲菲表情坚毅。

张震头顶嗡的一声。他没想到，她真愿这么干。老实说，他有生以来，从没做过这么大的买卖。而这一次，本是无心插柳。他不想给人劫财骗色的印象。

但他不置可否。因为他还没有征求大哥的意见。

他思虑再三，还是让蓝菲菲自己找唐大哥汇报去。由他去问，有损大哥尊严。大哥既然愿意去海南，肯定有他的想法。

蓝菲菲并没有贸然去找唐达林。而是托月月办了几张大客户理财卡，开了几支股票的户头。然后，让她发挥特长，帮唐大哥理理财。

月月明白其中的意义。这些钱，与她自己无关。

当再次靠近唐达林时，她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密使。严格说来，她是不愿意充当这个角色的。但她知道，姐姐需要她这样做。她报答姐姐的时候到了。

对她循循善诱的理财意见，唐达林没有明确反对。他笑着，在月月脑袋上拍了拍："真是鬼精灵。"

月月莞尔一笑："人家学的就是这个嘛。"

唐达林哈哈大笑。他想，这都跟妖精姐姐学的吧，指不定还教了些什么呢。

转眼又是一年。说不清哪天起，楼市忽然火得一塌糊涂。开发商都吃了伟哥一样四处拿地。这让分管城建的张震副区长忙得晕头转向，他一会儿陪人看地，一会儿协调土地出让。说来也怪，早就有土地储备中心了，他这个刚上任不久的副区长，却像老资格的土地爷一样被人捧着，有事没事都要麻烦麻烦。而领导似乎对他也颇为器重，总是要他参与各种跟土地有关的会议。

这弄得他既兴奋又惶惑。

这不，麻烦又来了。城中区原水产市场项目，所剩无几的一块滨江宝地，同时被几个大开发商看上了。到底以什么方式出让，各方争得面红耳赤，僵持不下。

前些年，土地大都是协议出让，地耗子倒腾土地，将地啃得七零八落，遇到大开发商圈地或政府新区开发，便漫天要价，坐地生财。这些大号钉子户，把一个又一个新区搞得犬牙交错，丑陋不堪。

近年来推行“阳光新政”，任何一块商业用地都要招、拍、挂。于是槌声隆隆，尘埃漫天。不管真拍，还是假拍，地价终究是一波波飙升，弄得政府每年都要调一回基准地价。而全国地产巨头的涌入，让这个城市的拍地浪潮更加汹涌。一块地，动辄就是几十回合。一口几个亿，喊得人心惊肉跳。前两天，就有个老总现场心脏病发作，差点闹出人命。

政府很欣慰，城市卖出了好价钱，财政收入年年创新高。开发商也暗自得意，但总不忘转移矛盾，房价飕飕往上蹿，就说是槌子惹的祸。一个地王出世，马上又大做文章。弄得市民天天骂娘，出租车司机脾气一个比一个火暴，钉子户也越来越多。

这一来，就有人提议尽量少动槌子了，那玩意儿太不人性，像在鸣鼓厮杀。有些时候，用点温柔的方式一样能达到效果。

说这话的，张震算一个。

第一章 身体约定(9)

他是在亲眼目睹CBD滨江1号地块的拍卖后，产生这种想法的。这块地由本市最大土地储备机构城运集团负责整治出让，起拍价18亿。据说香港国际集团早已相中，还暗自参与了前期土地整治。那天，他照例作为区领导特邀出席。刚一进拍卖大厅，就被黑压压的人头震住了。每个人脸上都布满杀机，就连前来观摩的记者，也是一副兵临城下的神情。而几家本地巨头，还是老板亲自督阵。

果然，没几回合就飙升了5个亿。空气中有着火药的味道。

但竞拍者无一退缩，纷纷穷追不舍。半小时下来，地价已飙升到了35亿元。

“35亿第一次，35亿第二次。”拍卖师的声音在颤抖。

“45亿！”一个香港口音。一片哗然。张震回头一看，竟是一个胖嘟嘟的年轻人，面无表情。有记者要冲过去，却被警察当场制止。

“60亿！”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。现场一片凝固。

“60亿！”年轻人再次站了起来。张震听到耳膜爆裂的声音。

记者再也控制不住，齐刷刷地端起“枪炮”，一阵乱闪。警察再次动了起来。

在混乱中，拍卖师落下了槌。众人哗地站了起来，掌声、尖叫声潮水般漫过大厅和街道。10分钟后，人们才慢慢走出来，一张张脸上挂满了汗水和惶恐。

第二天，各大报纸开始了新闻角力。《都市今报》头版头条刷出了超大标题：“60亿！他们疯了！”而另外几家主流大报，也各自用上了爆炸性的词句。整个城市沸腾了。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个历史性的时刻。

“哪个狗日的又吃了春药？！”

“房价又要暴涨啦！”

“不是疯了，就是在洗钱。”

在众多的叫骂中，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感叹：“这就叫资本运作啊，你不得不服。”

是的，哪个敢不服呢?

有人算了一笔账，按规划的容积率，地价摊到建筑成本里，每平方米高达1.2万元。而周围房价最高也不过1万元。要想赚钱，单价必须卖到2万元。这显然是痴人说梦。那么，结局只有两种：要么死，要么退地。

有谁专门拿钱买死呢?

于是，这推理就顺理成章：先做一个局，高价拍进，大肆炒作，把地价做上去。然后多少缴一点定金，假以时日，就找个理由跟政府谈判，要么退地，要么延缓开发或增大容积率。而退地是政府决不愿看到的。毕竟，太影响形象了。那么，就特事特办呗。

很快，推理就变成了著名的论断：港商内地做局，60亿玩转一座城。

类似这样的标题，迅速在美联社、联合早报社等国际传媒发出。对于地王的质疑不断深入。地王不再成为一个城市价值的光荣标杆，而是一个潜台词。

这让人很恼火。首当其冲的就是城运集团董事长向伟达这样的土地爷。还有张震，虽然他不负责交易，但地毕竟是在自己的辖区，脸上终究挂不住。

第一章 身体约定(10)

但真正让他把想法说出来的，是人民商场地块的拍卖。这是他上任副区长以来亲自抓的第一个重点项目，拆迁量大，债权关系复杂。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，他狠狠发了几通火，才把几方关系摆平。本来招标都可以的，偏偏一把手觉得还是拍起来有劲。于是在几家报纸发出公告，竞拍者应声而来。

拍卖那天，他特意把现场搞得异常严肃，还郑重其事地做了一番开场白，提醒大家“冷静出价，理性竞拍”。刚开始一片肃静，没几个回合，就有些骚动。眼看要一锤定音，突然拥进一群拆迁户，手握钢钎铁锤，宣称要搞一场自主拍卖会。说着就有人一锤砸在桌上：“哪个狗日的有钱，先把老子的补偿解决了！”

举座皆惊。众人作鸟兽散。

那一夜，张震总觉得有锤子砸在胸口上。

张震之所以提出少动拍槌，一方面的确是影响太大，难以控制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被吹了枕边风。连续几次地王的产生，给蓝菲菲带来了巨大刺激。她掂量了一下，任何一个地王，对她来说都远若星辰。别说几十亿，就是一下拿出几个亿，都是天文数字。而现在，只要是拍卖出让，没有一块地不在十亿以上。按照规定，必须缴清地款才能办下土地使用证；也只有凭这个证，才可能抵押贷款和正式运作项目。也就是说，按正规程序，无论她怎样折腾，都不可能拿到地，拿了地也玩不转。那就只得另辟蹊径。

但怎么个“辟”法呢？她想来想去，还是觉得早年协议拿地的方式最科学，一切都可以谈。于是，她就想到要跟张震谈谈。

她特意将约会的地方选在了滨江路凯宾斯基酒店的顶楼套房。下午4点，秋日的余晖洋洋洒洒，举目望去，江山一片粲然，鳞次栉比的高楼像孩子的积木游戏，多少带点恶作剧的味道。蓝菲菲指着对岸一

块巴掌大的空地，揶揄地说：“副区长同志，那就是你们卖出的60亿地王吧？”

“呵呵，应该是吧。”张震说道。

“应该是？你这个主管领导也太官僚了吧。你能将对面那些地王一一认出吗？”蓝菲菲甩甩头，不无嘲讽地看着面前这个官员，“卖了好价钱，就不认得了？”

没等张震开口，她就一一指认出来：“痴呆楼旁边那块，25亿；弹簧厂，30亿；那片火柴盒，32亿……它们的楼面地价有多高，你知道吗？房价要多高才能够成本？地那么贵，给拆迁户又赔了多少钱？”

她居然有点正义的腔调。张震看着那变形的脸，淡淡地说：“你今天是专门来教训我的吗？”

蓝菲菲咧咧嘴：“张区长，怎么敢教训你呀！我不过是让你看看，你的辖区有多少地在淌金流银，你的政绩多么显赫，你的手段多么高明，我们这些小开发商挤破头都进不来啦，就快被赶尽杀绝啦。”

“你这样说很痛快吗？”张震有些动怒了，“有什么话直说吧。”

蓝菲菲扑哧笑了：“哈哈，生气啦？”

第一章 身体约定(11)

她接着一本正经地说道："说实话，这样拍下去绝不是好事。傻子都清楚，现在这地价，根本没法做。你看看，地王都是些什么主？要么是上了市的，要么就是急着上市的。这些又有几个缺地？一个比一个牛，一个比一个狠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他们需要做局，需要漂亮的报表。地嘛，放着也不生锈。现在只需把房价托上去，三五年翻番，再动也不迟。但是，作为政府官员，你能跟着起哄吗？别的不说，就房价官员问责制这一条，就够你们受的了。"

"那你的意思是，土地不能拍卖啰？"张震有些不以为然。

"依我看，拍一些是可以的，但没必要每块都拍。有些项目，完全可以以招标或挂牌的方式，不一味价高者得，既便于控制，又能更多地体现公共意志。"蓝菲菲说。

"还公共意志呢，"张震拍拍她的手，"就说说你的个人意志吧。"

"我们小蚂蚁能有什么个人意志啊，还不是任人排挤！"蓝菲菲压着嗓子，很委屈的样子。她迅速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，一口吞下去，让人觉得她苦闷万分。

张震看着她一杯杯灌下去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

蓝菲菲放下酒杯，幽怨地说："你一定以为我又是来求你的吧。没错，我是想要一块地。现在我就这'蓝色海岸'，一块地搞了三四年。没办法，拿不了地。为什么拿不了？你看看，哪一场拍卖，不是那些所谓的巨头在拼抢？我们连进场的资格都没有。那些巨头巴不得我们早点死，你们政府也巴不得我们早点死。但真有哪一天，中小开发商都死掉了，这个城市全是大开发商的天下，你再看看是什么样儿，再看看有多少老百姓买得了房。别说老百姓，那时候，恐怕你这个副区长……"

见张震皱了皱眉，她知趣地停了下来。她知道什么叫点到为止。

“你说的这些，我也想过。这哪里是我能左右的？商战嘛，就是你死我活。更血腥的还在后头呢。”张震似笑非笑地说。

“震哥，你就忍心看着我死去？那些巨头，又有几个不是被政府养大的，说不定以前还不如我呢。”蓝菲菲开始发嗲了。

“呵呵。”张震若有所思，随手给自己斟了一杯酒，大口干了。

蓝菲菲神情迷离地看着他，像猎人在看自己心爱的猎物，又像弱女子在看自己的庇护者。在她眼里，他似乎并不是一个十足的政客，而是一个可以托付的男人。在规划调整一事后，她对他有了更多的依赖，当然也有了更多的期待。

见他满脸疲倦，她不由得伸出手来，在他脸上摸了摸。

面对这个满腹心机的女人，张震真不知说什么好。这个女人说不上漂亮，但多少有些味道，那种经历丰富的女人才有的味道。

他看着她，任纤细的手指滑过他的脖子，往下游去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张震反复思量，觉得蓝菲菲的意见真有几分道理。至少，她代表了一部分开发商的心声。那种看似公平的拍地方式，其实蕴涵着另一种不公平——谁说大开发商就一定能盖好房呢？活越多越粗糙嘛。更重要的是，豪赌式的野蛮拿地，只会让楼市变得更加狂躁和危险。

他决定打一个报告给市政府，尽可能平抑一下地王现象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他还要对城中区即将出让的几块地给出建议。其中，当然包括水产市场项目。

这个项目，蓝菲菲垂涎已久。

第二章 谁是地王(1)

整整一周，张震都陷入改革家的自我沉醉中。每天的熬夜和冥思苦想，让他无力他顾。

不重要的会议和应酬能推就推，平常都自己开车的，现在也让司机贴身服务了。

然而，始终有一个场合是他推不掉的，那就是CBD招商洽谈会。说是招商，其实就是土地推介。按理说，如火如荼的拍卖，早已让这些土地炙手可热，不需要这些多余的形式。但市领导的意思，是恰恰要趁这股势头推一推，让CBD的步子迈得更快一些。而张震作为CBD所在区域城中区的城建副区长，有什么理由推托呢？能列席其中，已经是很荣幸了。这可是副市长陈建功亲自策划的会议。

张震早早起了床，精心收拾了一番，又冲镜子演练了几下，才斗志昂扬地出了门。他一路狂奔，晨风猛烈地打在脸上，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。窗外疯长的高楼，飞快地向后退去。他仿佛看到，那些发烫的土地，镀金的规划，还有一张张写满欲望的脸，正向他扑来。他赶紧摇起了窗子。

到会展中心时，已是人头攒动。太阳打在玻璃幕墙上，几条巨幅广告从天而下。巨大的视频正播放着激荡人心的CBD宣传片。进入大厅，首先是令人惊悚的立体城市沙盘，高楼密布，路桥飞舞，一个鲜红的圆圈，勾出了未来世界最大CBD的疆域，疆域内是魔幻般的世界。大厅的四面，则是一幅幅招商项目的图文展示，渲染出财富的冲动和野心。

看得出，此次招商会的规格非常高，参会的大多数属于国际财团和国内一线房企，嘉宾中不少是外国朋友。张震立即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。再看看领导席，他的名字居然在第一排，他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。作为一个刚刚提拔的副区长，能跟副市长同排就座，真算是里程碑式的待遇了。他哈了腰，小心地坐下来。

会议开始了，主持人是电视台的当家花旦，典型的知性美女。她简要介绍了招商会的背景，并一一介绍领导和来宾，然后深情款款地邀请副市长陈建功上台作重要讲话。只见陈建功站起来，挥挥手，笑容可掬，迈着矫健的步子登上了演讲台。

“各位来宾，先生们，女士们：早上好！躬逢盛世，我们在这里相聚。这是个神奇的时代，是个充满诱惑和可能性的时代。这个时代，有宏伟的蓝图，有财富的盛宴，有光荣与梦想的交相辉映。上世纪70年代，纽约出现了曼哈顿；90年代，上海崛起了浦东；现在，我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刻。现在，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三大发展机遇：一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，二是新农村建设，三就是国家级CBD的设立。CBD，三个最普通的字母，却构成了伟大和无限。然而，这伟大和无限，既包含使命、憧憬、机遇，也包含冒险和挑战。这伟大和无限，还有赖于在座各位的智慧、辛劳和创造……”

张震知道，陈建功来头不小，上面选派他来任副市长，就是希望能大力推动H市的城市建设。他的三板斧，也确实非同凡响。先是加大金融支持房地产力度，紧接着是整治混乱的土地市场，建立统一土地整治储备机构，然后是全力推动旧城市改造。尤其是土地资源的统一整治和管理，可以说掀起了一场土地革命。至于CBD的规划，他也功不可没。陈建功的励精图治，曾感染着一大批像张震这样的年轻干部。但随着房地产野马式的狂奔，陈建功的施政方略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。张震这些天来的思索，就是对这种怀疑的理论深化。

然而，这一刻，张震不得不承认，他再次受到了感召。陈建功的演讲是精彩的。那语录式的表达，那旁征博引的潇洒，那激情四溢的挥手之间，无不散发出巨大的魔力。像这样具有国际视野和实干精神的干部，的确不多见。他不禁深深吸了口气。

第二章 谁是地王(2)

他不知道陈建功是什么时候走下台的，只知道整个宴会厅已被掌声淹没。接下来是CBD宣传片的播放。随着歌剧般的美声响起，一个梦想之城横空出世。从中央对H市的最新定位，到全球最大CBD的恢弘规划；从国际化浪潮的资本起舞，到一个个财富帝国的破空而来，一个属于全人类的造城奇迹，即将在这里诞生。张震感到血脉贲张。

他忍不住看看四周，全是瞪大的眼睛和伸长的脖子。

当他要收正身子的时候，忽然与另一双眼睛相遇了。那是一双清澈的眸子，像两泓清泉映在明星般精致的脸上。最要命的是，她居然笑了笑。

他立即收回目光，努力回想是否在哪里见过。没有，真的没有见过。

于是，他的思维开始混乱。他忽然想到了蓝菲菲。此时她在干什么呢？如此高规格的招商会，她应该不在邀请之列。水产市场那块地，难道她真的想要？那块地刚好在CBD核心区，底价至少8个亿。按规定，5亿元以上的项目就必须进行拍卖。照此势头，至少要拍到20亿。她拿什么来赌？

如果她一定要赌呢？女人最可怕的就是这疯劲。

他摇摇头，不愿多想。可越是这样，蓝菲菲的影子越是清晰。床上的镜头也一幕幕闪进脑子，就像在播放一张陈旧的毛片。他突然有点作呕，起身向卫生间走去。他打开水龙头，狠狠抹了把脸，并在过道上做了几个深呼吸。进门时，他再次碰到那双眸子。这一次，温柔而灼热。他心跳加剧，几乎是摸索着坐下来。

这真是个冗长的会议。城中区区长兼CBD管委会主任张兴地、城运集团董事长向伟达相继走上去，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，总之是相互吹捧和鼓吹。张震什么也没听进去。

终于到了自由观摩时间。

来宾们全都站了起来。他们开始参观，耳语，握手，交换名片，包围领导。张震仔细看了一下，出席会议的有香港国际、长城国新、科亿、润富华隆、恒福运、碧桂、龙天等地产巨头，全是纵横天下的角色。代表们个个表情郑重，仿佛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将影响股市的波动和房价的起伏。

作为全场最小的领导，张震感到自己有些多余。但形形色色的面孔，又让他饶有兴趣。

尤其是那个陌生的女人，真有十足的明星味。她身着米色紧身裙，微卷的长发恣意而下，精致的高跟鞋衬着婀娜身姿，优雅而性感。她紧跟着一个混血模样的外国佬，操一口流利的英语，一边比画，一边谈论，时不时露出国际化的微笑。不艳俗，不做作，一切都刚刚好。

她是谁？她属于哪家企业？没等他猜想下去，那双眸子又照了过来。她耸耸眉，发出了电光。他不敢确信，也不敢回应。正尴尬着，那女子居然一个人走了过来。

“您好，能认识一下吗？”她点头笑了笑，递上一张名片。

“欧迪国际公关董事安子”，张震一看，肃然起敬，也迅速递上名片。

“噢，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区长啊，幸会幸会。”安子口音中有那么一点异域风情。

张震心里一怔：她怎么会知道？

安子似乎看出了他的疑问，赶紧道：“听很多朋友说起，您可是咱们市的政治新星啦。据说CBD规划就有您的思想。确实很国际化，高起点，超一流。可以想象，十年后，这里将是另一个浦东。”

“为什么不说是曼哈顿？”张震说着，自己先笑了，“对了，刚才那位是谁？”

第二章 谁是地王(3)

“噢，那是高远银行的朋友海勒，负责对远通集团上市的战略投资。远通不是正大力进军咱们市吗？他要亲自来考察考察，毕竟事关重大。”安子笑笑说。

“远通集团？就是刚刚在深圳55亿拿地的那家公司？那可是大手笔啊。”张震认真地说。

“可不是吗。据说远通今年要新增土地储备3000万平方米，在咱们市一下就看中了四个项目。没办法，冲刺上市嘛。”安子转过身，冲那外国佬喊了声“Heller”，并招了招手。对方便风度翩翩地走了过来。

一番介绍后，海勒便热情地伸出手，用夹生的中文说道：“这里可是远通上市冲刺的关键城市，希望能得到您的大力支持。”

“欢迎欢迎，不过，我个人可是有心无力呀。对了，怎么没看见远通的人呢？”张震感到有些纳闷。

安子指了指海勒，笑着说：“这不是吗？资本才是真正的代言人嘛。”

“NO。NO。NO。”海勒摇着头，配合着金融大亨的手势。腕表和戒指熠熠生辉。

“呵呵，开个玩笑。远通总经理刚刚走，初来乍到，忙得一塌糊涂。”安子理理头发，很妩媚地笑了，“怎么样，张区长，有空见一见？”

“好啊，你安排吧。”张震顺口说道。

“OK！”安子偏偏头，做了个手势。那感觉，像是一场期待已久的约会。

不用说，张震的心乱了。

一场不期而遇就像突如其来的暴雨，足以穿透皮肤，将他的内心淋湿。张震，我们年轻有为的副厅级干部，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多了一桩心事。

这让他踌躇满志的土地市场报告，迟迟难以出笼。当然，如果说他无用到一见女人就方寸大乱，那又冤枉了他。那天在招商会现场，他就隐隐感到，又将有几个地王诞生。他忽然开始怀疑，这些天来的殚精竭虑是否有些不合时宜。

他真的想放弃了。再多的地王，与他又有何干？周瑜打黄盖，那是资本的意愿。

可是，资本就真那么牛逼？

午后的办公室，沉闷而倦怠。张震躺在沙发上，昏昏欲睡，忽然响起蔡琴的歌声："那是你的眼神，明亮又美丽，啊，有情天地，我满心欢喜……"他拿起手机一看：安子！

这大概是他保存的第一百零一个美女的电话。老实说，他并没有打算跟她们一一发生关系，就像有人喜欢集邮有人喜欢藏书一样，他的爱好不过是收藏一下号码。

但安子的突然来电，还真让他有些不知所措。

他怔怔地对着手机，眼看要"满心欢喜"结束，他才满心欢喜地摁下接听键。

"张区长吗？"

"是我。"

"我是安子。还记得吗？招商会上碰见的。"

"哦，记得记得。有事吗？"

"对呀，人家想见见你嘛。这可是大事啊。呵呵呵。"

笑得如此动听，张副区长能不接受约见吗？

他放下电话就想走，偏偏给区长张兴地逮住了，说要谈谈工作。一正一副，两个张区长对谈了许久，了无生趣。晚上7点，张震才心急火燎赶往铂宫。这是一个刚开业的顶级商务会所，为跨国集团度身定制，也算是城中区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的具体落实吧。

第二章 谁是地王(4)

一阵小跑后，张震乘观光电梯直达顶层王子西餐厅。刚到门口，就见一缕追光扫来。穿过贵气逼人的门厅和一排著名王妃的雕像，他恍惚觉得踏入了欧洲王室。

他径直走向靠窗的角落，那里幽雅僻静，夜景惊艳，是约会的黄金位置。听见急促的脚步声，座位里便有人轻启帷幔，蓬蓬勃勃的郁金香中露出一个美人儿。

“呀，张区长。”那美人扭扭腰，风姿绰约。

张震定定神，确认是安子后，才躬身赔礼道：“对不起对不起，临时有点事儿，迟到了。”

“您能来就很赏脸啦。”安子伸出尖尖玉手，跟他轻轻握了握。此时的安子一改白天职场精英的形象，半透明的抹胸纱衣，晶莹的吊坠在胸前闪闪发亮，恣肆的鬈发下是一张含羞的粉脸儿。那风起幽潭的大眼，微微翘起的朱唇，更是勾魂摄魄。

张震几乎不敢正眼相看。他躲闪的眼神，却让安子愈加兴奋。她一会儿抬头努嘴，一会儿低头媚笑。她的话题，也鱼儿一样游来游去。他说话的时候，她则眯着眼，笑意盈盈地盯着，像是一个老情人。

什么样的红酒，什么样的牛排，张震早已不知其味。他似乎已进入催眠状态，身体正一点点软下去。他也曾竭力保持清醒，要了一杯浓浓的咖啡，而在她的注目下，搅动的旋涡竟也如花似玉。他忽然感到惶恐，为自己的不能自持。他想，他应该对她多一点了解，即便是萍水相逢。

话题一打开，就又是一个传奇。据安子自述，父亲是一个翻译官，先后随干部考察团出访过法国、南非、匈牙利等十多个国家。她小学刚毕业就随母亲到美国定居，大学毕业后，进入了美国一家著名的公关公司，后被派往中国内地。有着中国文化背景的她，很快就混

得如鱼得水。这些年来，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，让她看到了无限可能。于是，便与人合伙创办了欧迪国际公关，专门为跨国集团服务。

“刚回国，对这里的文化氛围、商业规则都不太适应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才觉得这里更能发挥所长。就像一只蝴蝶，在花丛里起舞算不了什么，从泥淖里飞出来才是真正的精灵。”安子夹着香烟，手指优雅地跷起，薄雾轻扬，一股和着唇香的玫瑰味浸过他的头皮。他的灵魂开始旋转而升腾。

一顿西餐吃了将近三个小时，张震还觉得意犹未尽。安子也显得缠绵不舍，便提议去下面的天朝酒会坐坐，说刚好有朋友想见见大名鼎鼎的张区长。

张震问是谁，安子眸子一闪：“去了就知道啦。”

这酒会再次超越了张震的想象。从装饰布置到音乐灯光，连同那些妃嫔般的酒侍，都透着骨子里的贵族气。

安子像上流社会的交际花，熟练地将盲人般的张震领到了伯爵包房。推门而入的时候，一个青年男子嗖地站了起来。只见此人时尚英俊，气度不凡，三十来岁。

“这是远通集团总裁助理孟涛，我美国大学时的校友；这是大名鼎鼎的张区长，H市的政治明星。上次不巧，招商会上你们擦肩而过。”安子左右逢源地介绍着，笑靥如花。

两位精英热烈握手，慨然落桌。酒早已准备就绪。人头马、轩尼诗、马爹利、百事吉，安子一一拿起，问张震喜欢哪种口感。张震对洋酒并无了解，凭名字，觉得马爹利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第二章 谁是地王(5)

“呀，张区长真有品位。像您这种极品男人，就得喝马爹利。很久以来，马爹利之所以令男人们心醉，不仅是因为它的酿酒艺术，还因为它倡导的领先、自主的行为风格。对很多男人来说，马爹利就像骑士的战马、宝剑的锋刃。”安子一边夸着，一边捧起一瓶金王马爹利，“这可是马爹利家族的极品。你看，就是它的水晶酒瓶，从瓶盖到瓶身都是选用24K纯金。这款酒在全世界限量发售。当然了，也只有你们这样的极品男人，才配喝这样的酒。”

她娴熟地打开酒瓶，徐徐盛进扎杯，再兑上一些苏打水，然后为三只矮脚杯悠悠地斟上。琥珀色的酒液缓缓而下，醇厚而烂漫。每至杯容的五分之一，酒流就突然停止。

“为两位极品男士的相识干杯！”安子端起自己的酒杯，与两人碰了碰。但她并没有一口干掉，而是手捧杯底轻轻摇动，接着鼻翼贴着杯口，吸了吸，然后眯着眼睛，微启朱唇，仿佛在吮吸生命之液。

张震猛吞之后放下杯子，见安子兀自陶醉，神情迷离，姿势优雅，便有些脸红。待安子斟上第二杯，他也跟着把玩起来。那矫揉造作的动作，让安子忍俊不禁。“虽然品酒大有讲究，不过男人有男人的喝法，不必拘泥于形式。您看，孟涛在国外生活那么多年，还不是牛饮！”

“是啊，一些自诩有品位的人嘲笑说，什么法国人花300年才将那点甜味剔除，但国内的中产阶级和白领，只用一瓶雪碧就让它又甜了回来。在我看来，饮酒关键是尽兴，那些装腔作势的人，才恶心。”孟涛故意倒了大半杯，一仰脖吞了。

张震呵呵笑道：“孟总好酒量嘛。”

不知不觉，安子将话题引入了房地产。她问张震最近在忙些什么，张震笑笑说：“还能忙什么，卖地呗。”她又问上次那招商会成果

怎么样。张震摇摇头，说：“还不知道哩，一些地块很多人在抢，到底归谁，还不是要槌子说了算。”

“唉！现在全国都一样，巴掌一块地，不较量上百轮，分不出高下。”孟总苦笑道。

“对了，最近看的那几块地怎么样？”安子顺势问道。

“兴盛区那两块，说好了，挂牌。毕竟偏一点，竞争没那么激烈。现在最揪心的是水产市场那块地，据说好几个巨头都盯着。是吧？张区长。”

一听水产市场，张震心里一紧。难道他们就为此而来？“是啊，这块地刚好在CBD红线内，连着成熟的商贸中心，亲水性又很好，有眼光的开发商肯定不会放过。”

“据说龙天也盯得很紧？”孟涛试探性问道。

“别说龙天，就是……”在酒精的作用下，张震差点将“蔚蓝房产”脱口而出。

“龙天又怎么啦？毕竟还是地方性企业。而远通在全国都数一数二，已进入二十多个城市，年销售额近200亿。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成都这些城市，不都将你们奉为座上宾吗？远通可是H市引进的重点企业啊。”安子睁大眼，一副鸣不平的样子。

“安子，别这么说。这两年，远通扩张是挺快，但龙天毕竟是本地老大，这么多年根深叶茂，能轻易撼动吗？强龙难斗地头蛇嘛。”孟涛看看安子，又看看张震。

“现在的龙天，可不仅仅是地头蛇。在北京、上海，都玩得风车斗转。那段小若，嘿嘿……”张震说到这儿，欲言又止。

“早听说了段小若的大名。据说他已将总部搬到了北京，常年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，跟各国政要、世界五百强都有联系嘛。”孟涛言语中充满讥诮。

“呵呵，难道他还经常出席联合国会议？说不定哪天还把白宫、五角大楼拆了重建呢。”安子说完，自个儿笑了。

张震有些不自然了，毕竟还是亲眼看着龙天一天天壮大的：“远通也不赖呀，不刚刚折腾出一个全国地王吗？”

孟涛赔笑道：“哎哟，张区长，求你别提了，那可是我们永远的痛啊。那天，我在现场，老板从美国打来电话，说只管举牌，别管价。一口气举到55亿，听槌子一响，我腿都软了。后来电话都不敢给老板回。这都是拍卖惹的祸啊。”

第二章 谁是地王(6)

“其实，有些城市并没那么火，都是出让单位暗中设了托。好几个地王都在接受调查呢。咱们市那个60亿地王，难道就真没一点问题？”安子热辣辣地盯着张震，仿佛他是幕后黑手。

见张震紧绷着脸，安子便提议继续喝酒，多谈生活，少谈生意。她优雅自若地为几个杯子斟满，又举起杯来嗲声道：“张区长，咱们快人快语，别介意啊。您可跟很多官员不一样，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。来来来，孟总，我们敬张区长一杯。”

孟涛赶紧端起杯，附和道：“失礼失礼，真不该让张区长听这些牢骚话。不过，您也算是体恤民情吧。”他一仰脖吞了，连称“先干为敬”。

张震也跟着干了，直觉口里有几分苦涩。

想起上任这半年来的工作生活，张震甘苦自知。先是四处拜码头，喝得烂醉，然后开会做事，处处小心，尽量与人一团和气。但多年来的技术官员生涯，又让他时时提醒自己应该有所建树。他先后考察过二十多个国家五十多个城市，没有一个像自己所在城市这么混乱、激进的。这是一个躁动的城市，每一天都在生长欲望。他曾多次在学术期刊和政府内参撰文，讨论江城的城市建设和规划。然而，终究人微言轻，不甚了了。不知什么时候起，他也随着滚滚洪流迷失在这欲望之城。当有一天，他有机会升任副区长的时候，开始表现出过人的政治智慧。渐渐地，他也理解了，为什么领导们总是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上暧昧其辞。渐渐地，他也开始为周遭无处不在的诱惑而解除内心的武装。

但他有时候会在梦中惊醒。他一开始就从地王中嗅到了不安。他无处可说，也不可说。

倒是现在，先后两个女人都与他谈起地王的可疑和可怕，他仿佛遇见了知音。相对于蓝菲菲，他对安子更报以感念之情。毕竟，安子

是一个外行，而蓝菲菲有自己所图。

可是，谁说安子就那么单纯呢?

他抬起头，刚好迎上那因酒精而愈加勾魂的眼神。他内心的城池开始倾斜，摇晃。安子又给他斟上一杯。两人相视而饮。

孟涛识趣地站起来，深深地敬了张震一杯，便借故要走。不料被安子一把抓住："什么呀，好不容易见着张区长，不好好陪陪？"

孟涛果然又坐下来。三人玩起酒令，一杯复一杯。

直到酒意阑珊，孟涛才摇晃着站起来，大着舌头道："兄弟初来乍到，请张区长多多关照。"说完，正欲转身，忽然扑通一声，栽倒在地。

张震立时傻了，问安子怎么办。安子也神志恍惚，一下趴在他的肩头，道："管他呢，我……我跟你走……就行……行了。"说着，舌头就触到了他的耳朵。一股热浪席卷而来。

朦胧中，只觉安子按了什么键，整个房间立刻一分为二，孟涛被生生隔在了外面。安子朝张震轻轻哈了一口气，他便骨头酥软，昏沉沉闭上了眼。待他睁开眼时，分明已卧在了皇上的寝宫，粉红帐下，安子一边浪声喊着皇上，一边轻解罗裳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脖子已被一双玉手紧紧扣住。

他感到自己正一点点被吞噬。从头颅到脚趾，眼看最后一点都要归于无形，他哇地叫出声来。摇摇头，原来是一场梦。他感到自己裤子已经湿乎乎一块。环顾左右，安子正趴在他的肩上，而那个醉倒在地的人，口里还喃喃自语："不能拍，不能拍。"

第二章 谁是地王(7)

那一夜的神交，让张震仿佛陷入了一个魔法，终日对安子想入非非。以至于每每听人说“神交已久”，便有些心痒痒。

尤为痛苦的是，当他正闭目神交的时候，偏偏接到蓝菲菲的电话，她催问水产市场那块地到底怎么办。他好一番苦口婆心，劝她知难而退，等市场冷静下来再行动，她还鼻子哼哼满口抱怨。他不得不再次将这两个女人进行比较，结果是判若云泥。

于是，他有一个大胆的假定：如果要在她们之间选一个红颜知己，他会断然选择安子；如果再进一步，这块地一定要在她们之间作个决断，那也非安子莫属。

但当他想起与蓝菲菲的种种过往，又会为这种假定不寒而栗。他暗自祈祷，这样的选择题，一辈子也不要碰上。

然而，难题终究来了。安子带着她的娇嗔，再次来到他面前。“孟涛说他必须拿下那块地，不惜一切代价。”她说“代价”的时候，眼睛扑闪着火花。

张震问为什么，她转着眼睛道：“因为嘛，他需要。”

见张震一头雾水，她又凑到他耳根，挑逗地说：“就像你需要我一样。”

安子告诉张震，远通集团已做好争夺水产市场的一切准备，包括现金。现在唯一要做的，就是争取不上拍卖会，问张震有何办法。张震沉默片刻，将自己正在起草土地市场报告一事和盘托出了。

安子往他脸上轻轻一拍：“好样儿啊，早知道我们张大区长是改革家的料。这报告要是递到书记、市长手里，那就是新时代的‘公车上书’了。没准，给你来个连升三级呢。”

张震腼腆地笑了。

有了安子的鼓励，张震开始快马加鞭。几天下来，他走路都有些轻飘飘。但看到自己厚厚一沓学术成果《当前城市土地出让的问题与

政策建议》，他又不禁喜从中来。他想先让唐达林看一看，再分别呈送给区委书记、区长和市分管领导。他认为自己是真诚的。作为行政管理硕士，又刚从党校毕业，他应该有所表现，况且，这本身是他工作所面临的问题。

然而，当他激动万分地给唐达林打去电话时，却被浇了一瓢冷水："你小子是不是也太不成熟了？运营城市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看到有点成效，你却去唱反调。你想想，不拍卖土地价值怎么能最大化？不拍卖财政怎么增收？不拍卖又怎么能说明是阳光土地？你去问问，有几个市领导会认为地价房价不该涨？陈建功抓城建抓房地产，那一个狠劲，你还不明白？"

一连串的质问让张震有些急了："但现在形势不一样啊，中央刹车刹得厉害嘛。"

"什么不一样？只要地方财税收入方式没变，一切都一样。"唐达林觉得张震太不可思议了。

张震一听，也觉得自己有些幼稚。但就此罢了，又心有不甘。进退失据间，一个惊人的消息劈头而来：城运集团董事长向伟达被"双规"了！

他不寒而栗。上周，他还跟向伟达同桌吃过饭，两人还就土地出让方式交换过意见。在他眼里，向伟达是一个低调的人。多年来的卖地生涯让他就像一个土地爷，来去无踪，灰不溜丢。尽管一手制造了多个地王，媒体上却很难找到他的名字。据说上次60亿地王震动全国，他还去外地躲过几天。

虽然向伟达以卖地为业，但私下对地王现象还表示过担忧：拍吧，拍吧，这样拍下去，迟早要出事！没想到，出事的竟是他自己。

更让他震惊的是，有消息说，接替向伟达的人，很可能就是大哥唐达林。虽然是平级调动，位置同样显赫，但毕竟是坐在一个火山口。

果然，没过几天，唐达林的调令就下来了。这么快的新旧交替，让张震深感官场莫测。他专门请大哥到家喝了一次酒。只有家里说话最方便。

唐大哥到的时候，张震已将老婆打发出门了。一桌子的好酒好菜，就等着兄弟俩大干一场。唐达林搓搓手，四处瞅瞅问："弟媳呢？"

张震说："她出去了，给我们二人世界呢。"

"你小子，是不是带女人回来，也让她给腾床啊？"唐达林笑道。

"我靠。"

第二章 谁是地王(8)

两人打趣着，就对着酒菜干了起来。平常应付女人，都喝红的。这回哥俩在一起，自然是白的。也没什么套话，一瓶20年的茅台，很快就干掉一半。

趁着酒劲，张震慷慨地举起杯来："大哥，兄弟真心祝贺你。"

"贺个鸟！"唐达林大手一挥，"兄弟之间，喝酒才是真的。"

"对对对，喝酒喝酒。"张震说着又举起杯，余光瞟着大哥，见他举杯扬脖，豪迈的脸上闪过一丝阴影，便心里一紧，吱的一口干了，"大哥，说真的，没想到向伟达突然就糟了。更没想到，接替他的是你。在我看来，你可是局长人选啦。"

"别乱说，我可没想当局长。隋局还年轻得很啦。再说了，当了局长又怎样，说哪天把你拿下就拿下。你看世界上什么保险都有，就是没保乌纱帽的险。所以呀，让我当当董事长，我也乐意。以前只管地上面的事儿，就没管过地。现在，从最底层管起，你们这些上层建筑啊，都得找我。哈哈。"唐达林明显有些醉了，说着拍了兄弟一下，"以后呀，有什么好地，就给留着。地款嘛，能拖就拖。哈哈哈……"

张震笑了笑说："大哥，说实话，要从实惠来讲，这个位置抵一个半厅官，那可是天大的买卖呀。只是兄弟觉得，现在这位置不好坐，火烧屁股。再说，那个向伟达刚犯事，晦气。"

"妈的，你整天跟一个老女人厮混在一起，就没觉得晦气？"唐达林挖苦道。

"唉，别提了。"一提老女人，张震就有些头大，"有个问题正想跟你商量呢。现在两个女人都想要同一块地，你说咋办？"

"两个女人？除了蓝菲菲，还有谁？"唐达林举起筷子道，"你小子的浑水，我可不想蹚了，弄不好惹身骚。"

张震只好暂且不提。大哥现在哪有心情管这些？况且，今晚这酒，还是喝得纯粹一些好。

听说唐达林调任城运集团董事长，蓝菲菲立即开始了行动。当然是从妹妹蓝月月身上寻找突破口。

为此，她特别安排了一场野外狩猎，地点就在200公里外的铁娘山。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，这里曾活跃着一支女子游击队。近年来，当地大力发展红色旅游，硬是将这郁郁葱葱的名山搞成了革命圣地。前不久，一家新加坡旅游集团，大胆引进了一个上千亩的国际狩猎场，宣称要别开生面地搞爱国主义教育，让新时代的人真切体验当年的枪林弹雨。果然，一开张即引来无数游人。

唐达林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的信念是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，结果半天时间只打掉一块树皮，一气之下，便让馆子里杀了几只野鸡，一边吃一边嚷着下次再来，要在密密的树林里，跟野猪、野鸡拼到底。作为“英雄前辈”，他坚信，没有枪，没有炮，自有开发商给他造。这次月月一来电，他立即爽快答应了，称要带年轻娃娃见识一下什么是神枪手。

由于一贯的低调，唐达林选择了轻车简从，亲自驾着那辆随时可能退役的丰田越野车，在晨雾中上路了。一个半小时就逼近了原始森林。窗外莽莽苍苍，层林尽染，月月不禁叫出声来。此时的唐达林，早已热血沸腾。

更令他激动的是，刚一下车，月月就变戏法般地拿出了一把雷明登新款猎枪。这玩意至少值两万美元。最关键的是，有钱也难弄到货，连管理员都啧啧称奇。扛着这家伙，唐达林感觉异常神勇。飒飒秋风中，他率领着美女，高唱着《游击队之歌》，一头扎进了禽兽的世界。在阴森可怖的树林里，他忽儿蹑手蹑脚，忽儿左冲右突，像鬼子又像怪兽。美女呢，看上去就是一条妖娆的尾巴。

第二章 谁是地王(9)

然而，一小时过去，连一根毛也没有发现。

操他妈哟！正骂着，突然一声巨吼，月月哇地叫了起来：“老虎！老虎！”

唐达林寻声望去，果然有一只老虎在三十米外的丛林里半蹲半卧，血口大张。他不禁毛骨悚然，一把将月月按下。此刻，“机遇与挑战并存”之类的废话，竟变得如此真切。打吧，中了是犯罪，不中是自取灭亡；不打吧，又坐失英雄良机。犹豫间，他情不自禁举起了枪，瞄着瞄着又放了下来。如此再三，让月月叫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唯恐惊动那猛兽。

在他们的注视中，老虎慢慢站了起来，警觉地环顾四周。两人死死趴着。时间开始凝固。老虎似乎发现了他们，凶神恶煞地看过来。看着看着，就一跃而起。哇！月月一把将唐达林抱住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。砰的一声枪响，老虎从半空坠落，重重摔在地上。血，从它颈部涌了出来。

唐达林一下子瘫在地上。

过了十分钟，两人才从恐惧中挣扎起来。走过去一瞧，不禁失声大笑。这家伙竟然是人工制作的假老虎。那骨架早已瘫软，虎皮松松垮垮。

“我靠！这里也闹假老虎？！”唐达林叉着腰杆，恼羞成怒地说。

假老虎让周正龙声名狼藉，却让唐达林威风无比，尤其是在月月心中的形象更加高大了。

他们一路疯狂扫荡，弄得森林里枪声隆隆，草木惊心。

凯旋时，已是日落黄昏。山峦上的天空，连同月月的脸颊和内心，都被染成了玫瑰红。唐达林神采奕奕，挺括的身躯，矫健的步伐，怎么看都像年轻了十岁。两人相扶相携，跨沟壑，爬险坡，似乎早已忘记了周遭的存在。

用完晚餐，早已月升日沉。清风明月间，两人畅谈起人生。月月说她最大的理想，就是做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，但现实逼迫她回到国内，回到一个暴发的城市。在这里，她每天面对的都是那些颐指气使的暴发户，按他们的指示，把来历和去向不明的钱划来划去。而其中，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与房地产相关。

说到这里，她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便有些抱歉地笑了。

唐达林摸摸她的头："小丫头也有大理想啊。不过，就是在美国，房地产也是个显赫的行业。做了华尔街的银行家，每天也得跟他们打交道。"

"呵呵，那倒是。"月月笑笑说，"华尔街倒也不见得干净。哪里有资本，哪里就有肮脏。"

"哈哈，精妙。对了，你为什么要回国呢？"唐达林一本正经地问。

"唉！"月月叹了口气，"一个弱女子，天涯孤旅总让人不放心。妈妈每次打电话都哭。姐姐也希望我回来，帮帮她。说到姐姐，唉，她真不容易！"

"房地产，本就是男人的战争嘛。"唐达林关切地说，"不过，女人也有女人的优势。你完全可以帮帮她嘛。你这么漂亮，又这么有学识。"

"我也不知道怎么帮，我压根儿不想去她那儿。现在，外来巨头那么多，哪家不是几十、上百亿的年销售额？能跟他们拼吗？政府、银行，谁不愿意傍大款啊？像她这样的小开发商，真是生不逢时，要钱没钱，要地没地。要是早五年起家，也没这样被动。现在拿块地，差不多命都要搭上。"月月说着有些哽咽了。月光下，那张姣好的脸蛋，已是烟雨迷蒙。

唐达林心里一酸。他抱着后脑勺，在山石上躺了下来。秋风拂过，是阵阵凉意。月亮在天上泛着蓝光。他知道，月月接下去会说什

么。他将无以作答。毕竟，他刚刚履新，前面又有向伟达的警示。投在他头上的，不是聚光灯，而是X射线。

但是，他没有理由不听她说下去。甚至，在感情上，他希望她说下去。

“唐大哥，说来你可能不信，姐姐现在巴掌大的一块地都没有了。去年以来，她先后参加了十多块地的竞争，都无功而返。即便挂牌，也是阴差阳错，明明前面无人问津，偏偏在最后半小时被人超出。这里面的情况你是清楚的。姐姐也不想太违反原则，只希望同等条件下，多一些机会。哪怕只是信息。这只能求求你啦。”月月说着趴了下去，一脸幽怨地盯着那救星式的人物。

唐达林拍拍她的头，像父亲一样把她搂在怀里。

她听到了好男人胸口才有的重音。她用手梳那中年的短发，用嘴亲那沧桑的额头。两个人的鼻息渐渐成了风暴。

月光下，一只大手握住了那饱满的乳房。

她听到了自己的呻吟。

第二章 谁是地王(10)

第二天，蓝菲菲就向唐达林表达了自己的战略决心：用最小的成本、最快的速度，拿下水产市场项目。

这让唐达林着实有些为难。首先，这块地属于CBD规划范围内的重点项目，市领导会亲自关注；其次，该项目竞争者众，很可能又是个地王，她压根儿无此实力。况且，这块地暂时还没划归城运集团，他根本无缘置喙。

这事儿必须找张震谈谈。

想起那天晚上张震犯难的神情，他就知道这事儿很复杂。当时，他粗暴地打断了话头，现在又由他主动来挑起。

他在电话里一提，张震就哈哈大笑："这下终于轮到你操心了吧。"

唐达林问另一个女人到底是谁，是不是比蓝菲菲还风骚十倍。

张震敲着桌子，说事关重大，哪里是风骚不风骚的问题。他要求跟大哥密谈。

于是，在唐达林的半山官邸，在这个城市上空，两人又开始了秘密谈话。

"说吧，那女人是什么来头？"唐达林迫不及待地问。

"一个公关公司的老总，名叫安子。她自称与远通集团的总裁助理孟涛是美国留学的同学。他们是不是业务关系，不太清楚。"

"哦，那现在有哪些开发商介入了？"

"据我了解，至少有九家在参与竞争。外来的有润富华隆、恒福运、碧桂、远通，本地的有龙天、金刚、宇华、蔚蓝、同立。远通和蔚蓝，是直接找到了我。其他那些找了谁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但肯定有一场恶斗。"张震紧绷着脸，像是被几个开发商同时牵扯着。

"区里还没明确意见？"

“这块地各派意见分歧很大。区委书记主张拍；区长认为事关城市形象，最好还是结合方案招标，但现在大都倾向于拍卖。关键是等市里的意见。”

“远通想怎样？”

“当然是挂牌了，谁愿意拍呀？”

“那女人为什么偏偏找到你？以前认识吗？”

“应该说是偶遇吧。说实话，这事儿早已超出了我们能掌控的范围。倒是安子对我看得挺重，一直怂恿我打那份报告，让我有些纳闷。”

“她认为那报告真的有用？”

“她暗示过我，她可以想办法直接递到北京。只要报告有分量，什么奇迹都可能出现。”

“哦？”唐达林皱了皱眉头，“看来，这女人非同一般啦。”

哥俩研究了一晚上，最终还是决定将那份报告送出去。为保险起见，还是直接递到区、市两级领导那儿。安子那条线，暂且不动。

不知是出于好奇，还是为了知彼知己，唐达林急切地对安子进行了一番面试和鉴赏。当然是以私人聚会的形式。不用说，他照样被蛊惑了。

“简直就是一个妖。”酒后，唐达林拍着张震的肩膀说，“如果真是挂牌出让，在蓝菲菲与安子之间，你又如何抉择？”

“我靠！哪轮到我来抉择啊，我又不是钱他爹。”张震一脸的无辜。

“但你是两个女人的爹呀。”唐达林笑道。

第二章 谁是地王(11)

没过几天，两人就听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：上级将派相关部委，对H市的房地产和土地市场进行调查。在市政府刚刚召开的城建工作会上，市长也明确表示了对地王现象的忧虑，要求适当控制土地的供应量和成交价，短时间内再不能出现地王的新闻。

果然，市土地交易中心得到通知，水产市场等几宗土地将以挂牌的方式出让。

接下来，就是张震代表区政府与市土地交易中心落实具体细节。这时候，张震的意见就很重要了。经过苦心思索，他决定将时间规则作一些必要的调整。

很快，市土地交易中心就发出了挂牌公告：底价8亿元，公告期10天；在公告期截止前半小时内，若仍有两个以上的竞买人提出报价，则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。

也就是说，挂牌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，该拍还得拍。但对张震而言，能运作到此，已算功德圆满了。到底谁得手，都是天意。很多时候，丰碑再前进一步，就是陷阱。

安子自然知道其中的玄机。她让远通集团先按兵不动，尽可能低调，等到最后一天才开始报价。

然而，让她大出意外的是，前五天，那些蠢蠢欲动的大牌企业都集体消失。只有蔚蓝房产和另外两家小公司，在公告栏上晃荡着，价格也一直以两三千万的幅度缓慢上爬。直到第七天，才陆续有润富华隆、恒福运等巨头现身，但报价大都保守。而被视为劲敌的龙天始终不见露面。

蓝菲菲暗自庆幸。而深谙个中把戏的张震、唐达林则深感纳闷。远通也唯恐有诈，开始紧急收集龙天的一切迹象。

直到第八天，巨头们才开始发力。两三轮报价之后，地价飙升至10亿。而龙天依然不见踪影。

第九天，几家巨头继续撕咬。蓝菲菲心急如焚，分别给张震和唐达林打来电话，要求支招。二人均称无计可施。蓝菲菲一气之下，直接加价1亿元。见其架势，两家竞价者慌忙撤退。孟涛有些按捺不住，也想加价，被安子强行制止。

第十天，空气中充满硝烟的味道。

10点，蔚蓝仍高居第一。

11点5分，润富华隆加价5000万。

12点10分，恒福达加价8000万。

14点30分，孟涛接到董事长指令，立即出手，14亿！

14点40分，蓝菲菲再次来电，要张震明鉴。张震沉思片刻，给出一个答案：要么直接加价3亿，要么退出。他以为，3亿将让她魂飞魄散。结果是，他错了。这个女人桌子一拍，果真加价3亿。这3亿，不仅让张震等人汗毛倒立，还震出了那条作壁上观的卧龙。

14点50分，龙天终于显身，但依然沉稳，只是试探性地加价5000万。

15点，远通再次出手，同样加价5000万。

15点30分，龙天还击，加价1亿。

16点，蓝菲菲再次拨通电话，将她发抖的声音传给了两位大哥，得到的答复均是：冷静，再冷静。

16点10分，润富华隆加价2000万。

此时，各路人马早已赶到交易中心现场。座无虚席，面面相觑。现场竞价即将开始。

16点20分，无法冷静的蓝菲菲再度出手，一咬牙，加价5000万。

沉默，片刻的沉默。倒计时牌在每个人心中滚动。

16点30分，鹿死谁手，即见分晓。

现场竞价正式开始。主持人宣布竞价规则，完全采用拍卖方式。起拍价19.7亿，每次加价5000万。现场一片沉寂。

远通决定先发制人。孟涛高举号牌，声若洪钟：22亿。

龙天猛烈回击：24亿！

第二章 谁是地王(12)

25亿！一个女人的声音，镇定而铿锵。

现场开始骚动。蓝菲菲面若尘土，四目张望，像在寻找这个女声的来源，又像在寻找她的上帝。

然而，她惊呆了！在后边的角落，有个女人光鲜而刺眼。她的存在像一处光源，足以将拍卖大厅照亮。

那女人与旁边男子一边耳语，一边用余光打量着前方，始终面带微笑，从容镇定。

忽然，她们的目光相遇了。没错，是她，就是她！

蓝菲菲感到心慌意乱。

她为什么在这里？为什么加入远通的阵营？

这一分神，不知道又过了多少轮。拍卖会似乎早已与她无关。

突然，一声槌响：32亿！成交！

拍卖大厅炸开了锅。没有人相信，这竟然是挂牌交易的结果。以往挂牌往往是底价成交，而这一次竟挂出了一个崭新的地王。

表情复杂的人们开始缓缓移动，他们不知道到底应怎样面对这个事实。

蓝菲菲被裹挟在人群中，惊魂未定。当她抬起头时，一个高挑的女人正飘然而过。她感到，那冷艳的脸上挂着一缕讥诮。

32亿击败龙天，并没有让远通董事长华震天感到欣慰。

在他的战略布局中，这样的成本显然太高了。尽管早已习惯了地王之战，但他清楚，远通对地王的承受力是有限的。深圳的55亿豪赌，不过是一种姿态。打开上市之门，需要来一块疯狂的石头。但如果每块石头都很疯狂，那必将把自己砸得粉身碎骨。

但他并不怪孟涛。他毕竟是奉令行事。CBD内400亩黄金宝地，值得血拼到底。况且这是远通登陆H市的关键一役。怪只怪龙天从中作祟，直接将楼面地价推到了每平方米12000元，简直是罪大恶极。

在他看来，龙天远没必要跟他赌这一把，除非是借此抬高身价，或是恶意阻击。这两年，龙天也在全力扩张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！对远通的到来，龙天必然是排斥的。他再次确信，龙天将是他进军H市的第一劲敌。

“对龙天，绝不可掉以轻心。”在电话那头，他晃动着残缺的大手，对孟涛再次下达了指令——必要时候，可派线人打入龙天。

对此，孟涛早已心领神会。这一切，安子自有安排。

第三章 厅官失控(1)

10月的楼市，仿佛瓜熟蒂落的女人，让开发商们幸福地忙乱着。

他们来不及为水产市场之战给予注解，便一头扎进秋收的季节。

但有一个例外，那就是蓝菲菲。连日来，她陷入情绪的沼泽不能自拔。严格说来，在场的任何一家开发商，都比她更有资格拍得这块土地。但好不容易挤进拍卖时间，却没能笑到最后，终究是一种屈辱。那个女人的出现和获胜，更加重了屈辱的分量。

屈辱之下，是一个又一个疑团：为什么这段时间，张震有意无意地与她保持着距离？为什么那个女人会在这一刻出现？为什么那天拍槌落得如此突然？

她隐隐觉得，这桩赌局，连同张震和唐达林这对双保险，都已被那个女人所左右。她相信她有这个能力。

掘开记忆的暗道，十年前的时光扫了过来。彼时的深圳，繁华如梦。历经数年的泪笑悲辛，她成为一家顶级夜总会的大堂经理。笑迎八方富豪，并接受他们的骚扰，是她每日的功课。那些醉醺醺的男人，总不忘向她这个退役者发起冲击，似乎她身上有着陈酿的味道。

大多数时候，她的虚与委蛇总能收到效果。而那一夜，她却迎向了一个男人的失败之躯。

那是星期五晚上。她身着盛装，早早地来场子里，迎接一周最盛大的场面。按惯例，演出要到10点开始。但9点不到，演出大厅就已座无虚席，她不得不安排演出提前。不知为什么，这一夜的客人格外兴奋，每一个节目都能引起一阵骚动。尤其是中场时刻，在主持人的挑逗下，红男绿女们激烈地蹦起来。他们似乎有无穷的欲望，需要在这一刻打开阀门。

渐渐地，她也被感染了，也在一旁扭起身子来。正扭着，忽然被人从后面拦腰抱住。她本能地想叫，却被一把捂住了嘴。“别怕，只是想请你喝一杯。”那男人凑在她耳边轻轻地说。

她回头一看，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，似曾相识。

“关注你已经很久了。”这男人带着港腔，口里有着雪茄的味道。

“为什么这样说？”

“因为你跟她们不一样，你眼里有梦想。”

“哦？你经常来吗？”

“岂止是经常来！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曾经是这里的老板。”那男人的眼睛不像在撒谎。

她忽然想起，总经理告诉过她，这家夜总会曾经是一个香港人所开。后来，这个香港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输得很惨，便将夜总会用来抵了债。

难道真是他？他为什么还要来这里？

接下来的对饮中，这个沧桑的男人，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过去。他曾经想建立一个娱乐帝国，但因为扩张过快，终于在金融危机中遭遇滑铁卢。这家夜总会是他在内地的首个顶级娱乐场所，也是他心里永远的痛。他相信终有一天要将它赎回。尽管这个夜总会已数易其主，他仍常常来这里，就是为了提醒自己，一切都会重新来过。

他说着，狠狠地抽了一口雪茄。

蓝菲菲的心有些湿润了。这些年来，她见过了形形色色的富豪，相对于他们的得意忘形，她更喜欢他们失意的眼神。眼前这个男人，有些忧伤，有些颓废，而眉宇间却透出一股英雄气。

这一夜，注定无可救药。

第三章 厅官失控(2)

事实证明，她的直觉是对的，这个失意者很快咸鱼翻身，并把她奉为命中贵人，让她出任夜总会的总经理。然而，就在她沉迷于不可思议的幸福中时，这个男人却渐渐疏远了他。

终于有一天，当她深夜回到他华侨城的豪宅时，却见一个身着睡裙的女人仰在沙发上，跷着腿，姿色撩人。见她进来，那女人懒懒地伸伸手，指着墙角的皮箱说："东西都在这里，锁已经换掉，好好去吧。"

她呆了，什么也没拿就冲了出来。

在深圳漆黑的街头，她一个人走到天亮。天亮以后，她明白了，抽雪茄的男人是靠不住的。

她并没有找那个男人理论。倒是那男的主动打来电话，说夜总会归她了。她没有拒绝，她认为她值那个价。

后来，她才知道，这个女人叫安子，也曾是夜总会的吧女，跟他已厮混多年。只是在他消沉的时候，选择了逃避。现在，她当然可以回来了。她的脸上分明写着王者归来的骄傲。

事实上，这个女人并没有得到王者之尊，在挤走蓝菲菲后不久，也被那男人扫出了门。

那男人不过是招她回来以雪前耻罢了。或许，他每次在床上闻鸡起舞的时候，还想着要把另一个女人赎回来。一不小心就做了别人的励志品，蓝菲菲在酒杯的边沿，发出了冷笑。

她迅速卖掉那个本不属于她的夜总会，带着2000万巨款和她的荒诞故事，回到了H市。在这个城市，她发誓不碰抽雪茄的男人，但要做男人的雪茄。

她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在这个城市，再次碰到了这个女人。而这个女人，又再次把手伸向了她的鹊巢。

她决计要弄个明白。

32亿的结局，让张震始终难以释怀。他觉得自己所有的安排都是多余的。

似乎老天也为这场拍卖汗颜，秋老虎一过，就淅淅沥沥下起雨来。他和安子静坐在奥迪里。秋雨在黑夜中敲打着玻璃窗。

“安子，一切都超越了想象，而我能做的就这么多。”

“震哥，你已经做得够多了。所谓尽人事、顺天意嘛。再说，要没你的安排，不知还拍多高呢。”

“难道，远通再高也会要吗？”

“应该是吧。这时候，想的不是成本，而是输赢。”

“以前对地王不太理解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这就是资本的意志。资本不讲对错，只讲输赢。”

“是的，资本的意志是可怕的，足以摧毁任何规则、权力和理智。”安子扭过头，看着脸色灰暗的张震，柔声说道，“不过，你的苦心还是没有白费，尤其是那个拍卖师，节奏控制得太好了。最后那一槌，嗨，真是绝了。差一秒，龙天就举牌了。”

“龙天肯定很憋气。看得出，他们也是志在必得。”张震的语气里透着不安。

“志在必得的多了。不是还有什么蔚蓝公司吗？听说老板还是个女的，下手这么狠，什么背景啊？”安子一脸讥诮。

“呵呵，谁知道啊。”张震眼神有些躲闪。

“这女的，我还真想会会呢。”安子似笑非笑地说。

“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”张震笑嘻嘻地说。

“谁说要为难她，我崇拜她不行吗？”安子扑闪着眼睛。

张震心跳加速，脸刷地红了。这真是个精灵鬼。

第三章 厅官失控(3)

他扭头看着窗外，雨，越来越大了，仿佛直接滴在他心上。他感到一阵阵的慌乱。

蓝菲菲，此时此刻，她在想些什么？她为什么如此安静？

忽然，安子一把抱住了他。如瀑的长发倾泻在他脸上，馥郁的香水将他淹没。

刹那间，他身体涨潮了。

潮水将他们推倒在座位上。浪在起伏，雨在呻吟，天地在喘息。

而这一切的一切，正在被冷静地记录。一个摄像头，在某个缝穴里，默默俯瞰着他们。

这段录像让蓝菲菲听到了2007年最后一记雷声。

那来自体内的爆炸，差点要将这个世界毁灭。她撕烂了衣服，砸碎了镜子。她的尖叫，简直要穿过厚厚的墙壁和夜空，直接将那个叫张震的人杀死。

一天的抓狂之后，她渐渐将自己平息下来。

她粗粗算了一笔账，张震至少从她手里拿走了300多万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应该是一种契约，一份带有长期效力的合作保障。其次，她还献上了身体。当然，她承认，这种献出和满足，是双向的。现在看来，她还单方面付出了感情。也就是说，无论就江湖道义、合作契约还是男女关系，张震都已经彻底背叛。

不管他是真小人，还是伪君子，都应该推向人类的审判席。

她想到了三种审判方式：个人审判、社会审判和法律审判。多年的江湖历练，让她明白程序的意义，她决定循序渐进。

她在她颇为香艳的办公室里疾走，无数次翻出手机，摁下键，又无数次打住。最后，还是拨通了那个罪恶的号码。此时，张震正在给区长汇报工作，一看电话心里就发毛。他知道，她的电话总是带着某

种目的，而他能办到的早就办到了。总不能一夜定终生吧。妈的，早知道还不如去嫖妓！

但现在已经由不得他了。电话一直叫着，顽强而坚决。他又不好躲出去，摁下键，就是脆辣辣的女声。他飞快地说了句“正开会呢”，便挂了电话。没过两秒，电话又叫起来。他咬咬牙，干脆关了机。

“老婆打的，烦！”看着区长疑虑的眼神，他抱歉地笑了笑，继续道，“现在呀，土地市场太不正常了。开发商拿地，嗑瓜子一样随便。咱们的地盘，地也不多了，能不能先留着？一下子放出那么多，怕消化不良呢。”

“小张呀，你说的问题我也考虑过。楼市火，土地市场也必然火。这是全国，乃至全球的大气候。我们不卖地，地价就不涨啦？再说，我们不卖地，拿什么去维持经济增长，完成城市建设目标？其他区，都有这样那样的新城、工业园，每年都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，城市化的机会，也大多在那些区域。而我们呢，只有一个第三产业，现在各区也在大建商圈、商务区，对我们的冲击很大呀。我们唯一的途径，就是旧城改造，以旧换新，以拆养建。现在，我们终于有了一个CBD，尽管还是一个概念，但用好这个概念就不得了啊。那么多的大财团，凭什么争先恐后地挤进来？还不就是为了抢占先机。如果我们自己都把握不住机遇，那还怎么去吸引他们？还怎么把CBD建起来？这可是个伟大的工程啦。”区长张兴地已年逾五十，说起话来还声如洪钟。

第三章 厅官失控(4)

“罗马可不是一天建成的。”张震笑着说。

“总是一天一天建成的吧。我们有什么理由在大好时机放松脚步呢？再说，中央、市政府每年都给了政策和资金，不能不用吧？大规模的拆迁已经开始了，停不来就意味着辜负，也意味着风险。你知道，我们欠了很多年的账，现在该只争朝夕了。”张兴地说着，捏了捏拳头。

张震什么也不说了。他能说什么呢？区长的道理是明摆着的。

他看了看窗外，外面的高楼每天都嗖嗖直蹿。工地的轰鸣声，并不因为这里是机关大楼而减低几分，反倒像是在向政府表功。

他不禁抽了口气：“那接下来，还是一个个拍，来者不拒吗？”

“跟其他区不一样，我们几乎所有的地都有大量的拆迁。工作量大，矛盾突出。城运集团这些土地储备机构，都觉得是烫手山芋。现在地价上来了，他们应该有积极性了。我想给市里打个报告，还是让这些机构多参与进来。我们做好招商、协调工作就行了。你觉得呢？”张兴地意味深长地看着他的副手。

“好啊，早该这样了。”张震心想，唐大哥又有生意了。

想到大哥，他就有点不安：蓝菲菲会不会骚扰他呀？弄不好把事情搞复杂喽。

他搪塞了区长两句，就赶紧撤退了。

真像是心灵感应，刚一开手机，大哥的短信就蹦出来了：赶快回电！

他心里一紧，立即拨了过去。

“你他妈死到哪去啦？老子差点去地缝找你了。”唐达林劈头盖脸一阵骂，“那娘们，难道没给点安抚？”

“她给你电话啦？”张震惊问道。

“岂止是电话，差点把老子吃了！当然，吃也可以，就看怎么吃了。”唐达林还不忘开句玩笑。

“她闹到你办公室去了？”张震吓出一身冷汗。

“那倒没有，主要是骂你，骂你吃肉不吐骨头，提起裤子就不认人。总之很难听。她还命令你，必须在三天之内去向她自首，否则她就……”唐达林有些说不下去了。

“她就什么？难道还……”张震看了看四周，压低声音说，“大哥，你说她会不会乱来？”

唐达林沉沉地说：“这倒要看你了。”

张震觉得，在见蓝菲菲之前，还是有套完整的预案比较好。两人约定紧急磋商。

还是半山会所，还是城市之巅。

唐达林率先发言，把蓝菲菲来电时的所有细节，原声再现了一遍，充分证明那女人的确发飙了。至于发飙的原因，他认为肯定与水产市场的落败有关。但从道理上讲，她不会不明白挂牌对她的意义；面对32亿的结局，她也应该输得心服口服。因此，他怀疑，蓝菲菲是不是另外发现了什么，比如安子这些事。

提出这个疑问时，他深深地看了张震一眼。

第三章 厅官失控(5)

张震心虚了。他狠狠地拍了下脑门，将与之有关的细节反复过滤、咀嚼，最后得出结论："应该不会，应该不会。"

"你明显冷落她了嘛。有多久没去她床头报到了？"唐达林像在关心一对新婚夫妇。

"不管怎样，她应该明白真正的规则是什么。难道还要老子陪她到老不成？"张震甩着头，觉得荒唐极了。

短暂的沉默之后，唐达林郑重指出："第一，不管怎样，你都要全面地提高警惕，对她只能迂回、安抚，不能意气用事；第二，你们本身属于非正常关系，就要非正常方式处理。女人嘛，就得哄哄骗骗，这是你的长项嘛！大不了，再赴汤蹈火一次；第三，如果她还贼心不死，想要地，也可以给她物色一块。大不了去区县，直接协议拿地。只要不是大宗土地，不是黄金地段，都好说。"

"那是，那是。"张震猛烈地点头。

于是，两人又将有印象的地块梳理了一遍。最后，一致认为，锅炉厂、哑巴沟、夹水塘等几块地都可以考虑。这些地，此前已出让过一部分，地段中等，人气渐旺，但土地等级还没有调上来，土地出让金相对便宜，而且容积率也不低。总之，很划算。

"当然，也要给她点压力。'蓝色海岸'那项目，土地费不是还没缴完吗？还有各种税费，还有增加的那部分容积率，施工方案也还没批。必要的时候，可以点她一下。当然，言语要温柔点，枕边话那种。嗨，这些你是专家。"唐达林脸上有点坏笑。

"要说枕边话，我也未必有机会了。你倒是可以给月月说说。"张震想笑笑不出来。这时候，他才知道什么叫一男不伺二女。但事已至此，又有什么退路呢？

当天晚上，张震就找到了蓝菲菲。他要跟她好好谈一谈。

他像以往那样长驱直入她家，却被坚决地挡在了外面。要谈可以，要再踏进一步，休想。他只得邀她去到江边，对着江水，什么话都好说。车子缓缓向前，江风让两个人不再那么尴尬。

“菲菲，说实话，这块地没拿是好事。32亿，谁摊着都是一个负担。”张震将车停在路灯下，扭头看着这个有些陌生的女人。

蓝菲菲一脸铁青，直勾勾地看着前方。

“其实，你也应该知道，我和唐大哥确实努力了。土地毕竟不是咱家的啊。”张震摊着手，无辜得很，“再说，你的实力，也确实不如别人。愿赌服输嘛。”

“让我服输是吧？向谁服输？向那个骚货服输？”蓝菲菲怨愤地盯着张震，让他心里直打战。

骚货？！张震本能地看了看倒车镜，宽大的后座像一堵墙，重重地压过来。他曾与几个女人在这里颠鸾倒凤，而现在，其中一个就在这里。同样的夜晚，同样的滨江路，憋在他心头的，却不再是爱欲，而是紧张和不安。当然，也有愤怒，贵为副区长的愤怒。

“我不知道你说谁。不管怎么说，面对那些巨头，你应该有点自知之明。”张震有点克制不住了。

“谁没自知之明？！”蓝菲菲瞪大眼，似乎不认识这位狂妄之徒。

那锋利的眼神让张震感到心慌。“别这样，咱们谁也不欠谁。朋友嘛，看长远一点。”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“说吧，你还需要些什么？”

“要你操我。”这女人怪怪地说。

“你……”张震一下懵了。

“怎么，没兴趣啦？”她阴冷得像刚从冰窖拿出的刀子，“要不，先听听音乐吧。”

她顺手摁了一下音乐键，车内立即响起华丽的音乐。在浓郁的异域风情中，张震隐隐约约听到了安子的叫声。“品位不错嘛。要不把她叫来，玩玩双P吧？”

张震呆住了。他没想到，蓝菲菲竟如此阴险。

“开个条件吧。”张震竭力克制着自己。
“开了条件，你就一定能办到吗？”蓝菲菲讽刺道。

第三章 厅官失控(6)

“另外给你一块怎么样？”张震试图去拉她的手，却被一把摔开。

“如果我偏要水产市场呢？”蓝菲菲瞪大眼，那张脸像刚刚被盐水泡过，苍白而扭曲。张震一阵恶心。他打开车门，冲了出去。

夜已经深了，偶尔有车辆疾驰而过。那些啸叫和喘息，直灌他心头。

他扶住栏杆，真想大哭一场。

这一夜不知是怎么收场的。事实上也根本没有收场。

张震从无数噩梦中逃出之后，才发现头上冒出了几个疙瘩，鳞次栉比，隐隐发亮。他实在想不起疙瘩来自哪里。他依稀记得被几个人追打，似乎是在梦中，似乎又是在滨江路。

他摇摇头，决定给唐达林打个电话。他要控诉！

唐达林没听几句，就武断地发表了意见：“你小子触犯了这个女人的天条。我怀疑，两个女人积怨太深。如果这样，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”

“那……”张震大惊失色，“那怎么办？”

唐达林想了想，安慰道：“还是我来试试吧。”

当天中午，唐达林就紧急约见了月月，说想死她了。在她单位附近，两人一边吃着西餐，一边神侃，仿佛真是一日不见，话如涌泉。

他有意识将话题往蓝菲菲那里引，很自然地表达了一些愧疚，并对那些巨头发出了诅咒。同时，他又委婉地告诉月月，希望她能稳住姐姐，千万别想不开，机会还很多。月月自然表示理解，说姐姐就是要强，回去一定批评。

要分开时，唐达林忽然拿出一只浪琴表，说是刚从国外带回来的，一定要给月月戴上。月月受宠若惊，问为什么送如此昂贵的东西。唐达林笑着说：“相对于你，这是最廉价的了。”

月月幸福得差点晕过去。她答应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第一时间就通知他。

晚上，唐达林又以妹夫的姿态约见了蓝菲菲。在灯光下，他颇为动容地讲述了这次运作的惊险幕后。

“这里水深得很哩。一开始改拍卖为挂牌，就差点犯了上。结果呢，最后还得拍。好不容易拍完了，还闹得上下左右不满意。你想啊，那些巨头，哪个不是头上长角、脚上生爪的主儿！龙天更是叫嚣着重拍。那段小若的厉害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要不是我们几个联名上书，还真就重拍了。说不定，还告你个徇私舞弊。这土地爷不好当啊，弄不好就把自己埋喽。”他说着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显得一肚子苦衷，“张震为你可冒了大风险呢。”

蓝菲菲手捧茶杯，面无表情地盯着他，半晌才蹦出一句话：“看来是我不懂事了。”

“没那意思呀。”唐达林拿起桌上的纸巾，在脸上胡乱抹着。他告诉她，现在有几个补偿方案，称只要她愿意，随时可以行动。他的言语中，有着男人的敢作敢当和妹夫般的真诚。

末了，他拉住她的手，深情地说：“都说百年修得共枕眠，张震那里，可别想不开呀。”

蓝菲菲揶揄一笑。唐达林只得绕开话题，讨好地说：“对了，我想给月月买套房，你觉得哪里好啊？”

蓝菲菲摇摇头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她能说什么呢？她无数次从月月口里听到过对这个男人的仰慕。月月甚至说，只要他离婚，就马上嫁给他。看着妹妹那满脸的憧憬，她心里感到酸涩。她不知道，这到底是幸还是不幸。现在，这一问题再次鞭打着她。她知道，张震一旦进去，唐达林也难脱险境。这样，对月月伤害就太大了。

她曾为自己的目的出卖了妹妹，现在不能再一次出卖了。她想着想着，就有些伤感。

“做大事，就要拿得起，放得下，别为一时意气，乱了心智。”唐达林拍着她的手，温柔地说，“月月也不会同意你做傻事的。”

她抬起头，看到那睿智的眼里闪着温情。一股热流涌进心里，她不禁泪眼蒙眬。

第三章 厅官失控(7)

唐达林穿梭于姐妹之间，张震也没闲着。他要重点考证两个情人的往日恩怨。

安子不属于那种招之即来的角色。她的飘忽成了张震戒不掉的瘾。以前只觉得她是骄傲，与她的美色相得益彰。现在看来，她就是一个神秘女郎。那天她说想会会蓝菲菲，口气里分明带着某种挑衅。他决定试探一下。

他给安子去了电话，问她什么时候有时间，蔚蓝地产的蓝总很想认识一下她。

安子迟疑了两秒，笑着说："好啊，就今晚吧。"

"那就6点，铂宫王子西餐厅，不见不散。"张震放下电话，心里一阵打鼓。他没想到，她真会慷慨以赴。这两个女人碰在一起，说不定会闹出大麻烦。

一下午，他都后悔不迭。正想着如何解套，安子突然惊叫着打来电话，称车子被撞了，差点没命。他大惊，立即就要扑过去英雄救美。哪知电话里闹哄哄一片，没几句就断了。再打电话，电话关机。

张震愣愣地站着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他隐隐觉得，这事儿与蓝菲菲有关。如果真是她制造的话，那就太凶险了。他想给远通的孟涛打个电话，想想，又忍住了。

他惶惶不安地走在大街上，像一只蒙住耳朵的蝙蝠，左冲右突。无数男男女女从身边晃过，一举一动都带着嘲弄。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浪子，在自己的地盘被两个女人流放。

在深夜，安子终于打来电话。她在那头气喘吁吁，一副劫后余生的样子。张震立即扑了过去。在她独居的中央公馆，她开始了惊险的讲述。

下午5点，她早早出了办公室，驱车前往铂宫。道路出奇的通畅，她一路狂奔。行至中央三路岔路口，忽见一辆货车从右边斜坡飞驰而

下，惊恐万状的她，立即猛踩刹车，车身迅速打横，差点侧翻在地。几乎就在同时，砰的一声，货车撞了上来。她连人带车飞出了几米远。安全气囊立即炸开。时间在这一刻停止。

当她惊醒过来时，车子周围已围满了观众。她摇摇头，发现自己还活着，便挣扎着爬出了车门。此时，车身已缩成一个铁馒头，后座几乎不复存在，而那货车早已逃之夭夭。据目击者称，当时货车空着，车速很快，几乎是俯冲而下。由于地势原因，这里常常发生车祸。

警察勘察现场发现，支路红绿灯已经变瞎，因此很难判断肇事车辆的动机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经过这里的货车，大都是出入里面的工地，对这段路应该非常熟悉。而从现场来看，货车根本没有提前制动。最蹊跷的是，录像显示，货车毫不迟疑地逃逸，并迅速消失，简直像是排练过的。而车屁股被泥土敷得面目全非，根本看不清车牌……

这些描述，听得张震面无人色。他知道，这条支路通往的工地，其中一个就是“蓝色海岸”。想到这一点，他不禁打了个寒战。

“震哥，差点就看不到你了。”安子在他怀里抽泣着，瑟瑟发抖。

张震抚摩着她的头，咬紧了牙关。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张震质问道。

“做什么？”蓝菲菲一头雾水。

“为什么要对安子下毒手？你知不知道这样的后果？”张震义正词严，不由分说。

“什么毒手？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！”

第三章 厅官失控(8)

“我靠，还我吃错药。我看你就是条疯狗。老子这辈子，最后悔的就是认识你！”

蓝菲菲只觉得天旋地转。她啪的一声挂了电话，在屋子里扑打起来。一阵呼天抢地，一阵痛哭流涕。

当她平静下来时，一个可怕的念头产生了。

在冰凉如水的深夜，她开始奋笔疾书。

而搂着美人的张震，并不知道事态正在朝难以控制的方向发展。

第四章 一哥急了(1)

深秋的北京，天气干冷。

大风刮过，秋叶刷刷地掉在地上。

在CBD的某幢高楼里，龙天集团的总裁办公室却一片火热。

办公室并不豪阔，甚至有点拘谨。檀木制成的大班台上，除了液晶显示屏，就是一面联合国旗帜，一面嵌着与国家领导人握手的照片的镜框，一摞文件，一个呼叫器。右边墙角，是一面潜龙腾渊的木雕。

此时，大班台后的老板椅空着。段小若坐在会客厅的中间，仰靠沙发，一副聆听大计的神情。他左边是副总裁白楠，右边是H公司总经理萧樯，两人脸上都挂着多年如一日的忠诚。

“老大，来者不善啦。这两年我们致力于全国扩张，对大本营反倒有点疏忽。现在全国地产巨头齐刷刷地杀进来，对我们的地位真还有点威胁。那个远通，凭什么出32亿？还不就是为了一鸣惊人。要说，那地价，怎么做也是亏。可他还是抢，可怕呀。”萧樯情绪有点激动。

“对远通来说，现在赚不赚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怎样制造影响，怎样把资产做上去。据说，这大半年，他们就拿了2000万平方米的土地，大多是高价拍卖所得。他们的策略是全国撒网，分散到数十个一、二线城市。这样，与各地政府谈判的机会要多一些，空间也大一些。当然，他们也有重点，像H市这样高成长性的城市，他们必然是不惜代价，重拳出击。而且，据我观察，他们每到一个重点城市，总是缠着当地的领袖企业，出尽风头。我想，这大概与他们处于上市运作的话题期有关系吧。”白楠看问题显然比以前更老到了。

段小若点着头，不置可否。在他脸上，永远难以找到明朗的答案。

“老大，说来也蹊跷，这次水产市场拍卖，我稍一迟疑，牌子举到一半，拍槌就落下了。那一刹那，我真有点被耍了的感觉。当然，冷

静下来，也觉得这地不要也罢。那阵势，太吓人了，老大。”萧樯口口声声喊着“老大”，很亲切，也很准确，直击人心。

段小若眼神和煦地看着他，似乎有鼓励说下去的意思。

萧樯顿了顿，又说道：“我觉得，老大，该发发力了。咱们今年在H市一块地都没拍得过，黄金地块全被那些外来大爷们抢去了。这样下去，对我们很不利呀。北京、上海、西安这些城市固然重要，但要把量冲上去，还得靠大后方、根据地。再说了，咱们上市，也还得依靠……”

段小若抬抬手，把目光转向了白楠。

白楠并不想多说什么，她知道，要说的，小若都心若明镜。但既然是讨论，就说说吧。“萧樯说的有一定道理。有人说H市永远是龙天的提款机。我觉得，应该分阶段看，以前是起跑道，现在是助推器。不管怎样，H市对龙天的战略地位都是极其重要的。不过，也不能短时间透支太多。资金链和负债率都是需要注意的。目前，龙天在H市还有4000亩地，够开发5年了吧。远通现在在全国十多个城市有开发，加上储备项目，达到了30个城市。而我们在全国只有6个城市，市场空间很小，如果有条件，我们完全可以多发展一些城市。这其实是个资源配置的问题。”

“白姐，远通的模式与我们是不同的。远通做的全是快销产品，以规模取胜。而我们更多是瞄准高端，所拿的地无一例外都有较好的资源。他们做广度，我们做深度，每个城市都可以安营扎寨，做到前几名。”萧樯笑笑，发表了不同看法。

“呵呵，龙天这么多年，都是稳扎稳打。现在趁着市场好，可以多占领一些城市，然后再重点深入。说实话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地头蛇，短时间要去抢份额，还是有难度的。不妨先抢点。当然，H市不一样。”白楠永远会照顾到别人的意见。

第四章 一哥急了(2)

段小若摸着下巴，认真地听着。见白楠戛然而止，他便笑了笑说：“关于具体战略布局，战略中心正在和一个咨询公司合作，很快会拿出报告来。我更感兴趣的是你们的感觉，远通真就那么可怕吗？”

“反正有点嚣张，似乎谁都没放在眼里。”萧樯有点不满。

“龙天倒不需要他放在眼里，关键是市场。今年他们的销售情况怎样？”段小若看了看白楠。

白楠赶紧道：“他们的全年计划是200亿。现在看起来，问题应该不大。而我们实现100亿的年度目标，也没问题。”

“在H市，今年主要是拿地。据说明年会多盘同开，卖到40亿，达到我们今年的水平。”萧樯推了推眼镜。那闪闪发亮的高级镜片，透着职业经理人最大程度的焦虑。

段小若脸色沉了沉，缓缓说道：“事实上，对于远通，我早有关注。这是一个极具野心的企业，早年靠大面积的危旧房改造发家。多年来都以低价策略攻城略地，迅速构建了自己的战略版图。掌门人华震天，几年前就在一起切磋过。”

段小若的眼光投向窗外，似乎想起诸多往事。他顿了顿，接着说道：“这些年，早过了启蒙阶段的地产江湖，不再有话语上的门派之争。大佬们专注于自己的财富帝国，拿地、扩张、上市、财务报表，一年又一年，地产股越来越热，富豪榜上的地产商也越来越多。似乎一夜之间，全世界的资本都聚向了中国地产业，到处都听到哗哗的银子在流动。华震天再也按捺不住上市的冲动，开始了最后一轮冲刺。据说，他办公室贴着巨幅的中国地图。他没事就在地图上描来描去，每有捷报传来，就贴上一面红旗。他每天的最高指示就是：拿地，拿地，拿地。但他并非不问价格，一味蛮干，他会充分利用各种游戏规则，把成本控制到最低。拿他的说法，就是：没有拿不下的地，只有拿不下的人。”

段小若看了看两人，又神态自若地说：“现在，他终于杀到了H市。而且，一来就跟我干上了。”

“据说华震天是赌徒出身，早年还被人砍过一根手指。”萧樯忍不住插嘴道。

“有很多种说法。最离奇的说法是，他是澳门赌王的私生子。他母亲是一个发牌女，长得颇有几分姿色。当赌王得知她怀上了自己的龙种，便给了她一大笔钱，把她逐出了赌场。谁知这是一个烈女，回到广州老家，硬是把孩子生了出来，从小向他灌输自己的血泪史。给他取名华震天，就是希望能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为母雪耻。华震天长大后，果然不凡，十多岁就混迹在港澳一带，还做过一段时间的老千。哪知在一次赌局中被人识破，砍了手指。这一刀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。逃回家后，他决定做一个正常的人。这时恰逢恢复高考，他发奋读书，居然一举考中，毕业后被分到一国有企业。生性不安分的他，没干两年就出来闯荡，包工程，搞建筑，最后玩起了房地产。一玩，就玩出了一个远通集团。真的惊天动地了。呵呵。”段小若说到这里，得意地笑了。

“段总像在说书一样。那根手指，我听到的版本，是拖欠民工工资，被民工砍了的。据说那一回，差点……”白楠不好意思说下去了。

“差点被阉了，”段小若接过话头，“每个英雄都有传说嘛。”

三人一阵大笑。

笑过之后，段小若站起来，来回走动着。两双眼睛也跟着他转来转去。

“不管怎样，从现在来看，我们的发展比远通整整晚了两年。但事实上，我们起步比它早。也就说，在本来可以高速发展的几年，我们耽搁了。当然，也可以说我们是稳健经营。现在，我们也开始扩张了。但什么样的速度，才是合适的呢？远通这两年业绩每年翻番。那我们呢，我们应该保持怎样的速度？”

他看了看两位，继续说道：“我不追求什么奇迹，但以我们的基础和实力，完全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。还是老人家那句话，胆子可以更大一点，步子可以更快一点。”忽然，他停下来，大手一挥，“华震天能做到的，难道我段小若不能做到吗？”

白楠睁大了眼睛。她很少看到他这么激动过，要是萧檣不在，她真想上去抱抱他。这么多年，她太懂他了。

萧檣也愣住了。他分明感到，一场风暴已经来临。

第四章 一哥急了(3)

没等那所谓的战略报告出炉，段小若就开始了行动。

在他看来，白楠和萧樯的意见都没问题，问题在于远通打进了自己的老巢。为此，他决定御驾亲征。

飞回H市的第二天晚上，他就约见了陆海峰大哥。跟他一样，陆大哥也是个见识非凡的人物。十年前，两人在一次政府组织的企业家欧洲考察团中认识，一见如故。当时，陆海峰不过是外经贸委的一个处长，段小若也才初出茅庐。十年来，两人相扶相携，同步发展。一个成为H市的商业领袖，一个官至市政府副秘书长。一商一宦，各具其妙，但两人的关系却从不显山露水。这大半年来，段小若忙于京城事务，而陆海风也致力于脱“副”，两人便见面少了，但内心依然挂念得很。

尤其是现在，段小若急于见到陆大哥。

在天气晴好的周末，两人见了面。不在别处，就在段小若的私家公馆。这是一套三层楼打通的空中别墅，位于大名鼎鼎的“御江豪宅”之巅，光庭院就有300多个平方米。它堪称H市最神秘的住所，除了段小若和管家，几乎没有人知道这里的一切。除了指纹密码入户，房间里的智能化更是超乎想象。但它的装修并不珠光宝气，纯正的新古典风格，配上满屋的名画、古董，更显出主人的品位和修养。

陆海峰还是第一次光临，上下游走，惊叹不已。行至书房，见桌上摆着一方端砚，颇为不凡，他便忍不住把玩起来。此时阳光正好，他举砚端详，忽见砚底有一道光点游动。仔细一辨，竟然是一条小龙，鳞爪飞扬，栩栩如生。旁边还有四个字：龙舞九天。字虽模糊，却肃穆遒劲，后面还落有康熙十四年的款样。这将陆海峰着实吓了一跳。

“哪弄来的？价值连城啊。”陆海峰瞪大眼，似乎怀疑小若窃了国宝。

段小若笑而不答。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，说也说不清楚。

这端砚是他的镇山之宝，也是他这些年来的动力和信心所在。如此不凡的藏品，当然有一番来历。

那是1993年，中国正掀起波澜壮阔的商业大潮。跟雨果的《九三年》一样，段小若内心的九三年，也是浩荡而痛楚的。那一年，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求学的他，面临一个抉择：是继续攻读博士，还是回国创业？按他的抱负，回国是第一选择。但那就意味着要与他幼时的玩伴、相爱多年的女友肖胜男远隔重洋。几经煎熬，他还是揣上了一张机票起程了。离别时，女友赠了他一个祖传宝物，就是这方端砚。

熟悉历史的人，都会记得康熙十四年。据《清圣祖实录》记载：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，授允礽以册宝，立为皇太子，正位东宫，以重万年之统，以系四海之心，大典告成。康熙之所以立年仅一岁的允礽为皇太子，是因为他最疼爱其母亲赫舍里，两人青梅竹马，赫舍里又难产而死。这端砚，就是康熙嘱人而制，借以纪念。

无疑，女友是在以赫舍里自比：我心已死，望你龙舞九天。

捧着这稀世之宝，段小若痛哭失声。

在万米高空，他为自己未来的公司取下了名字：龙天。

…… ……

想到这，他的眼睛潮红了。

“我们还是品茶吧。”他把陆大哥引向了“洗斋”。

深谙茶道的段小若，很快沏上了一壶极品龙井。陆海峰抿了一口，点头不止，问为何给茶室取了这么古怪的名字，小若故作高深：“你猜？”

陆海峰想了想，说：“贤弟肚子里还是有两点墨水，再加上江，就是洗，洗眼观潮，洗耳听雨。对不对啊？”

小若会心一笑。

第四章 一哥急了(4)

“妙，妙。身在名利翻滚，心在荒山听雨。这等境界，真合了茶道。”陆海峰啜着茶，很是有滋有味。

两人如此交心，接下来的话也就自然而然了。

“小若，今年这行情，怎么没见你拿地？”陆海峰主动挑起了话题。

“唉！”段小若叹了口气，面有难色，“陆大哥，今天见你就为这事儿。不是没拿，是没拿着。抢得太厉害了。好不容易有这股行情，都着急啊。”

“是的，以前主要是本地企业，拍也拍不出什么高价。现在是全国巨头一哄而上，上市公司都七八家，真的是资本为王了。不过，我个人对这现象还是有点忧虑的，总觉得不太正常。”陆海峰想想说，“如果你不急着上市，拿地其实可以缓一缓。”

这话直击要害。陆海峰饮了一口茶，继续道：“不过，对龙天而言，这的确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大好时机。‘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’等风平浪静，就费力多了。”

段小若暗自心惊，举起茶杯道：“不愧是大哥，一眼看穿。至少在五年前，龙天就着手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。毫无疑问，龙天是中国最规范的房地产企业之一。也因为这一点，这两年，我们才能实现爆发式的业绩增长，才能顺利地进入北京、上海这些重要城市。但真正要上市，说实话，土地储备和业绩规模都还差一点。况且，你知道的，随随便便不是我的作风，要上，也要成为行业的龙头股。但短时间内要把资产做上去，只有在大本营寻求突破。然而，半年来，在其他城市顺风顺水，在H市却屡屡受挫。这次回来，就是想当面给你谈谈我的想法。”

陆海峰点点头，表示愿闻其详。

“这些年，咱们市房地产高速发展，但行业竞争仍然很粗放。两千多家开发商，竟没有一家上市公司。外来企业中，上市公司倒不少，但又很少能沉下心来真正融入这个城市。大多是有赚就来，没赚就走。这样下去，行业始终缺一个真正的领袖。龙天不一定能当领袖，但至少具备这样的潜质吧。当然，这首先得益于你们领导的关怀。这节骨眼上，能不能再推一把？在很多城市，政府都鼓励企业上市，有的给资源配置，有的给政策倾斜，有的给企业几百上千万的重金奖励。咱们不是也在提接轨资本市场，打造金融中心吗？”段小若说得很委婉，也很艺术。

陆海峰当然了然于胸。他知道，龙天将总部搬到北京，不过是拉虎皮做大旗，对H市的依赖还是非常大的。尤其是上市，企业独立运作和政府运作，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“这样，等陈市长出国一回来，我就给他汇报这事儿。我想，只要上市公司注册在咱们市，他是乐意出出面的。”他口气里透出大哥的自信。

段小若等的就是这句话。只要政府愿意推动龙天上市，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。

“我们委托了一家国际咨询机构做战略报告，报告很快就会出炉。同时，我们已跟大利投资银行有了几轮接触，就等政府点头啦。”段小若的意思，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

陆海峰使劲吸了口茶，吱的一声。

第四章 一哥急了(5)

很快，龙天集团就出炉了一个详细的土地储备计划。这是萧樯担纲起草的。作为龙天H市分公司的负责人，他深知道自己的使命。当然，他也知道自己的机遇。

这五年来，他几乎是一年一升迁，坐着喷气式飞机，自己都害怕。龙天全面扩张，段小若没让他去攻城略地，而是坐镇大本营，多少有些出人意料，但也更显出老板对他的器重。

不过，他的确是个少年老成的角色。度人量物，颇为精明。桌上枕上，常年放着《曾文正公全集》。要说他深得其中三昧，那也未必。但取信于人这一点，倒真是不赖。当然，他的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。段小若识人，自有他的道理。

大半年来，龙天已实现70亿元的销售额，其中40亿都由H市贡献。但萧樯表现出来的，不是劳苦功高，而是焦虑，一个领导人才有的高瞻远瞩的焦虑。

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。在段小若的授意下，他起草了这份颇有进攻性的土地计划。

计划的核心内容有三点：第一，拓宽拿地方式，招、拍、挂与兼并、收购相结合；第二，放宽资源要求和规模限制；第三，调高土地价格上线。而拿地规模，至少在5000亩以上。

根据这一精神，他列出了三十多个候选项目。大到三千多亩，小到数十亩。在资源上，山景、江景、湖景、公园、轨道交通、教育、医疗等，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；在地段上，商业中心、行政中心、产业新区、CBD、旧城腹地，主城各区，无一不可。

同时，他还将各块地的价格极限、拿地路径和开发价值一一作了评估。

对这份计划，段小若甚为满意。他亲自主持了讨论会，对各个项目逐一研究之后，郑重地圈出了10个。那运笔之势，仿佛已非他莫

属。

这一计划，很快递到了陆大哥手里。陆大哥自然心领神会。

一切都在进行中。

第四章 一哥急了(6)

这一回，远通又与龙天干上了。

这次是城运集团的一块地。在兴盛区响水凼。地块不大，只有400亩，但连着500亩的响水湖。湖面蜿蜒曲折，形成两个半岛，水草丰茂。开发用地全是浅坡，是绝佳的别墅用地。这里离商业中心只有半小时车程，之前有许多自发形成的皮革作坊，还有野生菌般蔓延开来的“农家乐”。由于城市中心已无地可卖，当地政府便以保护生态之名，力邀城运集团来整治征用。

城运集团一口气拿下了5000亩，考虑到资金周转，只能分区整治、拆零出让。这次拿出的一号地块，差不多是最好的部分。

这也是唐达林履新以来出让的第一块地。由于地处郊外，又是风景区，项目方案很重要，市里建议招投标。真是难得的机会。他第一时间，就把消息告诉了张震，问有无必要为蓝菲菲考虑一下，毕竟有诺在先，有些事情还是处理圆满一些好。

谁知张震想都没想，就说道：“管她娘的！这女人太凶险了。”

唐达林一下愣住了，问怎么回事，是不是她已经“撕票”了。张震便将安子车祸一事，添油加醋地说了。

唐达林大惊：“报案没有，这可是谋杀呀？”

张震道：“交警在调查呢，恐怕要移交刑侦队了。你说，这样的人，谁敢跟她有点瓜葛？趁早离她远点。”

“没证据可别乱说，你也是政府官员啦。对了，这两天，她没找你了？”唐达林急切地问。

“敢找我？我倒找了她。一说这事儿，她就疯了。显然做了亏心事儿嘛。”张震信心满满地说，“大哥，这也好。有了这事儿，算跟她扯平了。我们再不被她绑架了！不然，告发她去。”

唐达林沉默了几秒，什么也没说，就挂了电话。

这一来，蓝菲菲就算坐失良机了。

而远通却提前获得了内部消息：本次招标，要求企业具备一级开发资质；除了价格之外，土地利用方案也是一大因素；此外，保证金高达2亿，最迟须在投标截止日前一周内到账。

最重要的是，安子竟然还搞到了标的价：10亿。

为确保万无一失，远通同时发动了几家设计机构，为其紧急炮制概念性设计方案，还早早调拨1亿现金，随时待命。

果然，顺利进入投标程序的，只有五家大牌企业。远通、龙天赫然在列。

招标会现场，气氛异常紧张。

五位评标者正襟危坐，依次是市政府副秘书长陆海峰、兴盛区区长马向前、市土房局局长赖朝胜、市建委主任黄正平、市规划局副局长连小军。

他们都是前一天从专家库里临时抽出的，脸上写满庄严和神圣。

主持人唐达林看了看时间，大声宣布投标开始。

五家企业代表先后走上前去，郑重地投入标书，一个个面无表情。

标书一一打开。一个没有方案，无效；两个投标价低于底价，淘汰。

第四章 一哥急了(7)

显然，又是远通和龙天之间的竞争了。

所有人都面带危色。萧樯和孟涛这两位少帅更是分外眼红。

安子没有在现场，但她比现场的人更紧张。在车内，她焦急地等着短信。

时间仿佛凝固了。唐达林怎么也打不开标书，额头渐渐渗出了汗水。

一、二、三，他终于撕开了标书。

远通：10.5亿元。龙天：10.5亿元。

众人面面相觑。第二轮，方案评选开始。

唐达林内心激烈翻滚：马是结拜兄弟，连是老同事，昨晚已打了招呼，应该问题不大；其他三位没敢碰。关键是陆，他与段小若的关系早有耳闻。

十分钟后，陆海峰率先表态："远通的方案不错，很有创新性……"

唐达林心跳加剧。

"不过，似乎对环境的考虑欠周全。而龙天的方案，充分体现了保护性开发的原则，容积率也更低。再说，他们也有多个别墅的开发经验嘛。所以，我更倾向于……后者。"陆海峰说着，看了看众人，忽然点将道，"连局长，你是规划专家，你觉得呢？"

连小军一怔，赶紧道："哪里哪里！陆秘的意见很中肯啦。我看，龙天的确考虑更周全一些。"说完，他飞快地看了唐达林一眼，好像这样更周全。

后面的评委怎么说，已经不重要了。

悬念就此揭晓。安子并没有接到短信。接到短信的是段小若：恭喜老大，首战告捷！

"再接再厉。"段小若的回信，给了萧樯莫大的鼓励。

一举中标之后，果然就是再接再厉。

一个月时间，龙天又拿下了城中区肖家坝、西城区齿轮厂两块宝地。尤其让段小若激动的是前者，紧靠CBD，又坐拥江山，尽览繁华，有着H市最国际化的视野和最浪漫的气息。而且容积率批到了5，完全可以做出真正地标性的超高层建筑群，既扬名又获利。这块地，当然也经过了一番恶战，起拍价8亿，举牌数十轮，最终以18亿一锤定音。结局总算在控制之中。

龙天连中三元，业界为之大哗。有的说，段小若终于憋不住了，使出了飞龙在天的绝招；有的说，强龙狠斗地头蛇，好戏还在后头。不管怎么说，龙天突然发飙，肯定大有文章。

就在这时，一枚深水炸弹在网络世界引爆了：《龙天吃了什么药？！》，一篇猛帖，洋洋洒洒万余言，从龙天总部北迁到全国布阵，从拿地受挫到频频得手，从段小若运筹京城到亲自回营督阵，历历道来，犹如亲见。一番痛快淋漓之后，讨伐者直陈三大疑问：龙天凭什么连连得手？龙天海量胃口从何而来？为何龙天拿地，罕见地王？

其皮里阳秋，引人遐想。

第四章 一哥急了(8)

发帖人“我是龙王”。若非业内高手，绝无此笔力。一时间热议滔天，跟帖无数。

很快，“我是龙王”的帖子被删得一干二净。而“我是龙王”的身份悬疑，却挥之不去。

有人开始了秘密搜查。

深夜。批房网上“我是龙王”再次现身。

《一场刚开始的战争——当龙天遇上远通》，一篇两千字的帖子，将远通的强悍登陆与龙天的绝地反击，写得荡气回肠：

……龙天之所以突然发飙，拿地不止，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远通的刺激。在龙天内部，一种“远通威胁论”正甚嚣尘上。事实上，在我龙王看来，远通对龙天的市场地位并不构成威胁。一是两个企业的产品根本不在一个层面；二是龙天树大根深、枝繁叶茂，早已建立起自己强大的客户基础，而远通初来乍到，还面临着品牌重建等诸多问题。真正让段小若紧张的，是龙天的形象。水产市场一役，龙天惨败，这让段小若很没面子。最难堪的是，在响水凼牌局中，段小若早已手握王牌、信心满满，不料仍遭到远通的发难，差点功亏一篑。再输掉这一局，段小若就输掉了多年来的辛苦经营，输掉了自己有意无意营造起来的神秘光环，甚至护身符。而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。

然而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，远通正在成为龙天的一个绊脚石，甚至终极对手。因为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野心——上市。而且，他们冲击资本市场的时间、节奏，都惊人的相似。当前，国内对房企IPO的指标控制非常严格，非一般企业可以觊觎。除了业绩、资产、财务状况、公司治理等，更考验的是掌门人的斡旋能力和资本手腕。而华震天与段小若，都是长袖善舞的角色。他们就像萧远山、慕容博，身世迥异，武功修为不相伯仲，却注定了恩怨一生。当年，两位大侠不约而同潜入少林，求觅武林秘籍。现在华、段二人也

遭遇同样的窘境——唯有上市，才算修成正果。那么，他们的秘籍到底在哪里呢？他们的胜负又将如何决出？龙王我自然不能给出答案。我唯一能说的是，一场神秘的战争才刚刚开始。“既生段，何生华”的感叹，将在每个人心中萦绕……

这样通透犀利的文字简直让人汗不敢出。萧樯看到的时候，更是像皮球一样跳了起来。他立即给批房网总监海粟打去电话：“海大侠，那些不负责的言论怎么也不管管？那龙王到底是谁呀？能不能帮着查查？”

海大侠睡得迷迷糊糊，揉着眼睛道：“老兄，注册资料全是假的，不好查呀。”

萧樯一听，很是不爽：“哥们，我已经答应跟你合作了，你一个刚建的网站，总得给我点时间吧。要么删帖、封ID，要么永远别想要广告。”

“萧总，别急别急，我立即让人处理。”海大侠一边打着哈欠，一边安抚说。

“好吧。不过，最好能把这人揪出来，我得会会他。”说完，他就砸了电话。

那一夜，海大侠再无睡意。他想，这样套广告，还真他妈是个办法。

第二天，“我是龙王”果然出现了。但跟他坐在一起的人，不是萧樯，而是安子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并不避讳什么，相反有些得意。挺括的衣着，俊朗的脸庞，自信的眼神，完全是副金领形象。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”安子问。

第四章 一哥急了(9)

“我自有我的道理。”他脸上挂着自信和神秘。

“什么道理？”安子笑盈盈地看着他。

“你不是来找我了吗？”他诡秘一笑，“说不定，你还想我写出更多呢？”

“你自信对龙天很了解？我看未必。”

“哼，”只见他头一别，一声冷笑，“说吧，你想怎样？”

“如果你真是高人，就别在网上混。干点实事吧。”

“是不是高人，我不敢讲。给你看看这个，就知道了。”说完，他拖出了一个单子：

——《龙天的上市冲动与现实迷狂》

——《横亘在龙天上市之路上的三道坎》

——《谁将推倒龙天的多米诺骨牌？》

……

安子暗暗心惊：这小子莫非跟龙天有仇？看来，真可以好好用一把。

“这样，我们先来个君子协定，再谈其他，好吗？”她显得很平静。

“可以。”“我是龙王”很干脆。

看着安子在所谓的“保密协议”上按下指印，他才悠悠地递上了名片。

这一回，她更是大吃一惊。名片上分明写着——财富远景国际咨询机构CEO童浩。

“很好，很好。”安子轻声赞叹着，微微翘起嘴唇，妖娆而性感。

童浩在心底叫出声来。

第五章 离奇暗箱(1)

眼睁睁看着又一风水宝地被人揽入麾下，而自己竟然连投标的资格都没有，蓝菲菲彻底无语了。但她终究是不甘心，张震固然可恨，难道唐达林也那么薄情?

她要彻底弄个明白。

秋夜寂寥，两姊妹相对而坐。月月怜惜地望着姐姐，等她一吐为快。但姐姐并没有直奔主题，而是关心起她的个人感情来。

“月月，你是不是也该认真找个男朋友了？”姐姐一脸关切。

“姐姐，你的意思是……”对这个突兀的问题，月月不知如何作答。难道在姐姐看来，唐大哥压根儿就不能算男朋友?

“我想，你今年26了，有些问题也应该认真考虑了。”姐姐很认真的样子。

“可是，唐大哥……”月月越发糊涂了。

“难道你真动了感情？”姐姐的表情有点捉摸不透。

月月盯着姐姐，真不知说什么好。月月想，姐姐是商人，让妹妹爱上唐达林绝不是她的初衷，她还多次提醒过自己，一定要善于自我保护。可是，唐达林并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官员，他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都说无官不贪，但我并没有从他身上看到一点厚黑，就连那些股票，从来问也没问过。要不是我提出套现做点其他投资，他几乎已经忘了，我还帮他掌管着一大笔钱。而且，他懂得怜香惜玉，懂得一个女人需要什么，甚至比以前接触的所有男人都更懂我。不过，自从他调到城运集团后，我们的联系就少了很多。他好像变得也比以前更忙，更谨慎了。以前总是三天两头跑过来，现在一周见一次，有时候电话也不接了。难道他在刻意躲避什么？或者是，跟姐姐闹得不愉快了?

这样想着，她就有些担心了。“姐姐，你不会是跟他们有什么误会吧？”

误会？蓝菲菲心想，哪里是误会，分明就是他们吃里爬外。但她说出口的，依然那么含蓄："月月，姐姐想你帮我打听一个事儿？"

月月点点头，狐疑地盯着姐姐，心想，什么事儿这么神秘？

蓝菲菲便将响水凼项目招标的种种疑惑说了出来，让月月去唐达林那里套点内幕。她要弄明白，唐达林为何一再失信于她。而这将直接影响到她的最后决策。

我并不是一个冲动的、不讲道理的人，她想。

"不过，这以后，我希望你跟他保持距离……"蓝菲菲说着，脸上全是冷漠。

难怪如此，唐达林也太不仗义了。我一定会问个清楚的。月月对自己说。

月月并没有直接去盘查唐达林。她知道她没有这个资格。

她唯一的资格，是以她的身体去靠近他。她希望自己的身体是一个精密的仪器，能测出这个男人内心的波动和全部秘密。但这样的仪器，常常是在床上更可靠。她希望这一次更准确一点。

风暴已经开始了。先是和风细雨，枝摇柳拂；然后是河出伏流，湍急汹涌；最后电闪雷鸣，万马奔腾，两具身体就像两个原始部落厮杀于茫茫荒原。渐渐的，天地暗了下来，两军且战且退，掩埋于漫漫黄沙之间。

万籁俱寂中，有人探出头来。

第五章 离奇暗箱(2)

“这段时间，怎么这样忙啊？”这是一个娇嗔的声音。

“月月，你不知道，刚到城运，压力大呀。上有长官意志，下有资本势力，各种矛盾交织，不是一般人能把控的呀。”唐达林一边喘气，一边说。

“你是高手嘛，这点事儿难不倒你的。”

“再高的高手，也有为难的时候。”

月月翻过身，双手搂着他脖子，幽幽地问：“大哥，响水凼那地，是怎么回事啊？龙天势力是不是真的很大？”

“唉！你小孩子，问这些干吗？说了你也不懂。”唐达林拍了拍额头，“不但你不懂，我还没搞懂呢。”

“有那么深奥？你说这招标，怎么不公开呢？姐姐连投标资格都没有。”月月说着，忽然戳了他一指，“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老实交代。”

唐达林眉毛一颤：“你看我有这胆子吗？”

月月假装瞅了瞅，笑着说：“我看你就有。当官的男人都是豹子胆。”

唐达林沉下脸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再大的胆都不如你姐大呀，惹不起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月月心里一紧。难道姐姐要挟过他们？

“有些事情，本来不该让你知道……不过，给你说说也好。”唐达林吊足了月月胃口，才将蓝菲菲策划安子车祸一事缓缓道来，说得有板有眼，惊心动魄。

月月杏目圆睁，仿佛正目睹着惨案现场。

“我姐姐不会这样的？她不会！”月月摇着头。

“唉，我也不相信。可是……可是，张震何必要诬陷她呢？”唐达林皱着眉头，老谋深算的脸上，显着不容置疑的逻辑。

“张震？他有什么证据？这可是刑事案件啦。”月月恨不得扑到车祸现场去。

“他没证据，不等于别人没证据嘛。虽然是推断，但也符合情理。”唐达林看着天花板，睿智的眼神仿佛早已把世态看穿。

推断？情理？月月看着唐达林，第一次觉得他那么虚伪、可憎。她一把掀起被盖，将他那肥大的裤衩甩得老远，然后迅速穿戴完毕，一阵风地离开了现场。

月月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姐姐。严格说来，她是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个话题。从理论上讲，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并不能完全排除。她早就从姐姐口中得知过安子其人——虽然她没有说“安子”，说的是“贱货”——她那咬牙切齿的样子，足以证明她对其恨之入骨。而一个女人的恨可以消灭一个世界。

作为姐妹，哪怕是一半血肉相连的姐妹，她也无法回避。这些年来，姐姐一个人承担的实在太多了。一个单薄的女人，身心的扭曲导致行为的异常，这确也在情理之中。

情理？怎么我也提到了情理？月月不禁打了个寒战。

月月刚提到话头，蓝菲菲就疯了：“行了，别说了。难道你也怀疑我谋杀？”

月月呆住了。

“现在，他们要杀的人是我，知道吗？”蓝菲菲瞪大充血的眼睛，“让他们拿出证据来，不然……”

她嚓的一声，将手里的纸巾撕成两半。那牙缝里发出的阴冷的笑声，让月月的头发都直了。

她瞪着月月，突然命令道：“我要你马上离开唐达林。”

第五章 离奇暗箱(3)

“为什么？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月月急得叫起来。

“不为什么，我就是让你跟他一刀两断！”蓝菲菲眼里闪着凶光。

一刀两断？这男人原本与我何干？要不是为了你，我又怎么会与他相识，与他上床？不，也不完全是为你。这里面也有我自己的原因。权势如春药，一半下给了他，一半下给了我。哦，不，我才不稀罕他的权势呢。是他那大理石般的额头发出的光芒将我迷住了，是他握着权柄、方向盘、乳房和某个真理的大手将我控制了。他就像一个磁场，我越是心硬如铁，越是被吸引。想到这里，她眼里噙满了泪水。

蓝菲菲看着妹妹那落魂失魄的样子，又气恼又心酸。她明白，自己接下来的行动，将与妹妹息息相关。无论如何，不能让她受到牵连。正因为此，她才那么犹豫，那么延宕，任横亘在胸口的那个块垒，越垒越高。

“那些钱，你怎么处理的？”她感到有气无力。

“一部分买了股票，一部分放了高利贷。他曾提出，如果你差钱，可以先拿回去。”月月支支吾吾地说。

“呵呵……”蓝菲菲突然发出一声怪笑，“恐怕是想放我高利贷吧，这多安全啊。”

一阵寒意袭过脊背。月月嗫嚅着：“别这样说。他其实，挺……”

蓝菲菲什么也不想听了。她举手打断了她。那一刻，她知道，她该做什么了。

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被推向无可救药的境地。

当蓝菲菲拿起那份搁置多日的举报信时，她忽然觉得再没有往日的沉重。仿佛这是压在她心头的坟，掀开就能获得新生。

她并没有丧失理智。洋洋数千字的举报信，历数她与张震的种种过往，却没有用第一人称。她成了一个忠实的叙述者，出于正义，她

需要把她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。但从头至尾，没有提到唐达林一个字儿。如果最终牵连到唐达林，那只能说明他罪有应得。至于月月，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她参与了什么。

她将举报信反复读了几遍，确信没有破绽之后才装进信封，又塞进一张光碟，然后在封口处重重地涂上胶水，压了压，密封住。她把信封放进挎包的最里层，使劲拉上拉链。这些年来，她送出了大大小小的信封，这是最特殊的一个。

当她走出房间时，阴雨绵绵的鬼天气居然放晴了。一缕阳光打在脸上，她深深吸了口气。该过去的终将过去，该来的一定会来。

她没有开车。她要好好享受一下报复的快乐。她在路边站了很久，才有一辆出租车迎面驶来。司机是个微胖的中年男人，伸出头，朝她友善地笑了笑。她猫着腰，钻了进去。司机问她去哪里，她想了想说，去市纪委吧。对方便吹着口哨，快乐地出发了。

“一分钱有一分钱的快乐，一千万有一千万的悲哀。”她脑子里突然冒出这句话。这还是多年前在深圳打工时，从《读者》杂志上看到的。当时并不以为然，觉得那都是没钱人说的风凉话。现在看来，风凉话也是真理。

“市纪委到了。”中年男人又朝他笑了笑。

看着那黑底白字的牌匾，那戒备森严的大门，她忽然有些心虚。“还是到邮局吧。”她抱歉地说。

那男人看了看她，又掉头飞奔起来。

第五章 离奇暗箱(4)

这么多年，人生就这样的盲目。往事如冷风袭来，她开始泪眼婆娑。

恍惚有一张纸巾递到她面前。她看了看这个素昧平生的男人，忍不住痛哭起来。

怎么下的车，怎么完成了那个投递仪式，她什么也不记得了。

她两手空空地站在信箱旁，半天才明白过来自己做了什么。

事件并没有按照蓝菲菲预想的那样一路向前，而是在中间开了一个岔。

自那次谈话之后，月月就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她总觉得姐姐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。趁姐姐不在，她就在她屋子里搜索起来。抽屉、床被、皮包，她一一翻检，却并没有发现什么。她还偷偷地跟踪过姐姐两次，也未发现任何可疑。

然而，就在她放松警惕时，却从纸篓里发现了一个纸团。她拾起一看，脸立即煞白。

这是蓝菲菲撕下的草稿。句子杂乱，还有一些错别字。看得出，她当时情绪非常激动。

她不知道这封举报信是否已经交出，但她知道姐姐是个说到做到的人。

她必须当面问清楚，哪怕挨她一个耳光。

而当姐姐站在她面前时，她知道一切都覆水难收了。

“难道没拿着地，就要报复吗？再怎么，别人也帮过你吧。”她指着那破碎的纸，尽量保持克制。

月月的质疑让蓝菲菲恼羞成怒：“报复又怎么啦？怕连累那个老男人了？告诉你，唐达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

月月睁大眼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老男人？！当时塞给我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觉得他老？你以为别人都是你家养着的汉子？翻脸就不认人。不但他们不认，就连我也不认了吧。”

“啪！”果然是一个耳光。

月月夺门而去，只留下愤怒的一瞥。

对这封信可能引起的后果，月月简直不敢想象。无论如何，必须将事态控制下来。她想了几个方案，都觉得不妥。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告诉唐达林。他那粗大有力的手或许可以力挽狂澜。

于是，在那个风雨如晦的黑夜，她平生第一次充当了告密者。

唐达林听到这个消息时，脑袋嗡的一声，血往上涌。他没想到，这婊子真那么可怕。

他本能地在脑子里搜索了一遍政法系统的朋友，有点交道的倒是不少，但真的能谈这些问题的寥寥无几。别说帮忙，不落井下石都算阿弥陀佛了。之前有个朋友，也犯了点事儿，整天杯弓蛇影，终于忍不住找到一个纪委的党校同学，推心置腹谈了一晚上。没料到，不到半月，纪委就找上门了。

第五章 离奇暗箱(5)

这年头，别说朋友的嘴巴，就连自己的鸡巴都靠不住，没准哪天就把自己出卖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心里咯噔一下：若张震真的被“双规”了，他纵然有铁齿铜牙也会被撬开。

他需要立即与张震商量，必要的时候，还要给他一点暗示，让他嘴下留情。

张震一接电话，就知道大事不好。当他风一般扑过来，哐当哐当跑上楼时，唐达林几乎听到了镣铐的声音。阔大的书房，门窗紧闭，三层窗帘全部拉下，两个人开始了又一次密谋。

“月月的情报肯定是可靠的。之前我就提醒过你，商人无情，婊子无义。”

“他妈的，难道真的要弄个鱼死网破？告她谋杀去！”

“谋杀，谋杀，你有证据吗？定案了吗？再说，你告了她，难道纪委就放过你了？”

这时，张震才回想起来，言之凿凿的所谓谋杀，不过是安子的一面之词。想到安子，他突然眼前一亮：“对了，我似乎听安子说过，她有个表哥，在北京的纪检部门。我让她试试？”

“又是一个女人，别那么没出息好不好？女人都靠得住吗？”唐达林脸上布满阅人无数的沧桑。他似乎忘了，向他告密的也是一个女人。

“唉，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毕竟还在一条船上，相信她不会……”张震有点底气不足。

“好吧，我也再想想其他办法。”唐达林看着眼前这个垂头丧气的哥们，知道他不是一个骨头很硬的人，心里不禁升起一阵阵悲哀，为张震，也为自己。

那一夜，唐达林总是在噩梦中穿行。一闭上眼，就看到张震像小鸡一样被拎进黑屋子，刚坐下，一道电光刷地射过去。接着是一声惊

堂木，张震被吓瘫在地，很快便吐豆子般交代起来。每说一个名字，就有一人带着镣铐踽踽而来，面如土色。忽然间，有一人翩然而至，傲骨铮铮。一看，正是唐达林自己。他走着走着，忽听见有人喊着“哥们儿”，扭头一看，原来是向伟达，他驼着背走了过来。“怎么，你真学会戴着镣铐跳舞啦？我早就知道，你会来陪我的。想当初，我可比你寒碜多了。这个位置，没人坐得稳。现在我才明白，让你当土地爷，就是方便你下地狱。金木水火土，咱们就是这个命。哈哈，先去吧，等着你，哥们喝两盅。还有问题请教呢。”

唐达林一觉惊醒，竟见自己头上搭着毛巾。他觉得奇怪，以为是黄脸婆回来了。两口子分居已两三年，离又离不掉，和又和不了，各自为政，互不干涉，过年过节才偶尔搞点友谊邦交。现在，她突然菩萨般降临，不会是听见什么消息了吧？

正犯疑着，却见月月从厨房走了过来，手里端着莲子汤。

这时，唐达林才想起，月月本来在这里，张震来的时候，她故意回避了。漫长的一夜啊，还没有过完。

“你一夜胡话呢。放开点吧，没什么过不去的坎。”月月为他擦着汗，柔声安慰道。

唐达林握着她的手，百感交集。同样姓蓝的两姊妹，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？

张震连做噩梦的机会都没有。他连夜奔走在命运的刀锋上。当她找到安子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4点了。

安子身着红色睡袍，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，瞌睡让她更加迷离。要是以往，张震会奋不顾身地冲过去。现在，他充其量是个泄气的塑料娃娃。对他的叙述，安子并没有表现出想象中的大惊失色，而是报以含义不明的冷笑。

第五章 离奇暗箱(6)

“她不是你的老情人吗？怎么一点旧情也不念？”安子抄着莲藕般的手臂，幽幽地说。

张震耷拉着脑袋。他有很多话要说，但没有一句能说出口。

此时万籁俱寂。他听到钟表的声音，像两双脚步同伴结行，由远而近，分不清谁是谁的。

安子的房间有点暧昧，有点神秘，每个物体似乎都散发着不可捉摸的气息。

她的表情也是不可捉摸的。

“我……我担心，她有我们的录像。”张震感到羞辱，“你不是说你在北京有……要不你去一趟？”

“哼。”又是一声冷笑。

张震一直在等她说点什么。不料，等来的是一个哈欠。安子挥挥手说：“先睡睡吧。”

张震不好再说什么了。

“乱云飞渡仍从容。”想着这句诗，张震和衣躺下了。

安子果然飞了一趟北京。

张震主动请缨接送，都被安子谢绝了。

安子说，难道目标还暴露得不够吗？张震一听，自愧弗如。

更让他自愧弗如的是，安子很快就给她发了一个“OK”的手势。张震盯着手机屏幕，越看越不可思议。他将彩信转发给了唐达林。唐达林一看，大喜过望。喜过之后，又不免惊诧：这女人，有这么大的能量？

会不会有诈？他提醒张震，一定要约她聚聚，听她说说过程。至少，要能说出个大概。

张震约了几次，都被安子以各种理由推托了。最后一次，安子干脆道：“你还想被摄一次？”

张震一下懵了。

一个月过去，一切安然。张、唐二人才放心下来。

不料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安子却主动找上了门来。她要求在远通接下来的土地储备中，给予足够的关照。不仅要更低成本拿到手，还要放缓土地费的催缴进度。张震点着头，一脸苦笑。而接下来，她的意见就让他更加犯难了。

“能不能给蓝菲菲这号女人一点惩罚，让她知道做人的规矩？”她叼着香烟淡淡地说着，脸上布满杀机。

“会不会把她逼上绝路？”张震的声音有点颤抖。

“绝路？她给你的不是绝路吗？”安子随手甩出一张光盘，“想不想看看你老情人的特工技术？”

他一把抓过来，砸成了碎片。

安子又一阵冷笑，笑得张震毛骨悚然。

在安子的指示下，张震作出了一些必要的安排。

蓝菲菲突然接到通知，要求必须在半月之内，缴清“蓝色海岸”所欠的全部土地费和罚金，累计2亿元，否则城中区政府将申请冻结其剩余的土地。

斗争一场，却遭到如此报复。蓝菲菲只觉得天理不公。她发誓要争个鱼死网破。

然而，事态再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

第五章 离奇暗箱(7)

初冬的早上，大雾弥漫。诚如很多人所言，H市是个魔幻的城市。一个又一个半岛，一个又一个山峦，在层层雾霭中变化无常。老远看去，就像是孩子们的信手涂鸦。

那条伟大的江在进入繁华之城时，突然画出一道优雅的弧线。这弧线之上，则是一个浅浅的山峦。这里，就是著名的半山汇景，一大片高楼正在拔节。无数的窗子，已经开始又一天的吐故纳新。那些刚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，抹了把脸，就开始晨练，或啃着包子去上班。我们可爱的保安，也照样举起右手，敬礼。

但与以往不同的是，一个平日非常敬业的保安，没有站在岗亭，也没有敬礼，而是猫一样爬向了一个窗子。他先是绳捆腰间，被某间房的装修工人吊着，慢慢踩上了楼下的窗台，然后一缩腰，一弹脚，嗖地翻了进去。

他不是去偷盗，也不是帮别人开门，而是去查验楼上装修的防水实验是否成功。漏水是装修大忌，楼下的业主联系不上，没有钥匙，只得他挺身而出了。

这家尚未入住。四壁萧然，房间阴冷，一出声就有着嗡嗡的回音。他大步向卫生间走去。卫生间黑得像一个墓穴，下水管还不时响起哗哗之声。要是有把手电就好了，他想。他眨眨眼，尽可能适应这里的黑暗。他四下张望，忽然看到最角落有个黑物，好像是只纸箱。他走近一看，没错，就是纸箱，鼓鼓胀胀。

妈的，莫不是炸弹？！保安刚刚退伍回来，很容易想到那些壮烈的场景。他本能地跳下去，一步步靠拢。当他要碰着纸箱时，他感到自己简直就是董存瑞。他迟疑着打开纸箱，竟是一些废纸。下面一定还有东西，他心里怦怦直跳。

他一把撕开废纸。天！钞票，一摞摞钞票！

他像一个盗墓者见到了头盖骨，两腿僵直，动弹不得。

想拿，又不敢；想走，又不甘。他挣扎半天，才抽身逃出了房间。

当他把这个惊人的发现报告给领导时，领导直勾勾地看着他，呆了许久，不知是否也在激烈地作着思想斗争。

后来，有人说，如果只是一摞钞票，这小子没准揣着消失了。也有人说，说不定这小子真揣了一把呢，反正那么多，谁知道?

事实上，这一点确实无法考证。唯一确定的是，这消息犹如秘密电波，迅速传到了公安局的耳朵里。这位经历了传奇的保安朋友，也迅速成了特工一样的人物，被秘密隔离和调查。

悬案一层层被剥开。刀刃一点点深入皮肉，露出了惊心的骨头。

这房子的主人是个女的，名叫王春晓。

王春晓有个姐姐叫王觉眠。

王觉眠的丈夫叫张震。

叫张震的很多，到底是哪个张震？！

一查，再查。没错，就是那个张震。

于是，一张网撒向了苍穹，无穷大，又无限逼近。

第五章 离奇暗箱(8)

几个月来的行云流水让安子自己也暗自吃惊。她压根儿没想到，在这个复杂的城市，一切都来得那么顺利。即便有蓝菲菲的陷害，也终究是有惊无险。

但不管怎样，见好就收是没有错的。近来抛头露面实在太多了。按照干爹华震天的意思，她应该回深圳隐隐了。不过，走之前，有些关系是需要了断的。

就在她寻思着怎样毫无牵绊地离去时，她突然接到了一个震惊的电话：张震这小子麻烦大了！她脑袋嗡的一声。尽管电话是防监听的，但她仍然不放心，立即约了那人见面谈谈。

这也许是H市最隐秘的约会。他们从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见上两次。

四周一片漆黑，只有十余平方米的房间亮着亮光。墙上的倒影像两个面对面的蒙面人。

“强哥，怎么会这样？”

“我咋知道？谁叫这小子讨了个这么愚蠢的老婆！”

“难道真的没办法了？”安子的声音在微微颤抖。

“一箱现金啦，美女。已经惊动头头了，风声紧着呢。”这语气平静得让人心慌。

“估计什么时候行动？”安子感到房间里仅有的亮光也被驱散了。

“也许快了。怎么，你想快一点，还是慢一点？”强哥眯着眼，像是在享受着什么。

“能不能控制在最小的范围？”安子将脸蛋凑了上去。

“现在，我可做不了主。大与小，这可是上帝的事情。”他胖胖的脸上浮现着古怪的表情。

“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？”安子翘了翘嘴。

强哥直愣愣地盯着，好像她脸上就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。他伸手摸了摸她的脸蛋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注意你的姿势和叫声。”

“怎么，你看了那张光盘？”安子揶揄道。

“呵呵，光盘你不是拿去了嘛。”他摊着手，一脸暧昧。

安子屁股一歪，压在他大腿上，手臂钩着那肥硕的脖子，娇嗔地说：“这里还有一张呢，要不要看看你强哥的表演？”

他看着面前这位亦妖亦魔的女人，咬着牙说：“少来这套，老子见得多了。”

“别紧张，逗你玩玩。”说着，那双带电的手指就在他大腿上敲击起来，像是在发出一串无线电密码。不知是挑逗，还是警告。

不管怎样，事态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。或者说，必须建起一个防火墙。火不能烧到自己身上。

安子决定跟张震再聚一聚。

为这场约会，她颇费思量。很显然，张震的一举一动都在被监视之中。而她又必须表现得毫不知情。

第五章 离奇暗箱(9)

想来想去，她决定在公寓里等他。这样，既安全，又显得平常、温情。曼哈顿公寓位于城中区的繁华中心，与凯宾斯基酒店隔街相望，多年以来，淌金流银的步行街都以此为坐标。这里入住的全是顶级商务人士，租金不断攀升。安子租的套房，不足100平方米，月租金就高达5000元。张震曾多次来过，那28楼的风景，犹如天上的街市。那一夜，他也表现得像个天兵天将，在街市上横冲直撞。

这一次，他又来到了这里。2811，一看到这个门牌号，他身体就有了反应。

进门的刹那，一股香艳之气扑面而来。他感到自己是直着身体进去的。一进屋，就见安子又故伎重演，半仰在沙发上，跷着腿，翘着唇，双眼放电。他便再也控制不住了，将包一摔，扑了过去。不料，安子一让身，他一口啃在了沙发上。

安子哈哈大笑，说："看你这个厅级干部的德行！"

张震捂着嘴，说："你这个妖精，老子非把你收拾了。"

安子心里一颤：还不知道谁被收拾呢，死到临头了还这么骚。她看着那青蛙一样蹦来蹦去的身体，既好笑又心酸。

"年轻人，意志要坚定。"她指着他的下面说。

张震笑道："我坚如磐石嘛。"说着就骑了上去，要她体验一下什么是坚强有力。

安子果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烈火金刚。但她总也提不起兴趣，脑子里全是危情时刻。

"你怎么啦？以前一点即燃，现在却像一堆稀泥。"张震有些不满了，"是不是又有别的男人了？"

安子嘴一咧，似笑非笑。眼前这个男人，怎么看都像一头焦躁的种猪。而她知道，这种猪立马就要被骟了。唉，让他最后疯狂一把吧。

半小时后，大潮退去。冬日的张震大汗淋漓，躺在沙场上，看着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，既得意又怅惘。

没过两分钟，他又雄心勃勃，要求重新摆个阵形。

安子死死捂住身上的毯子，说什么阵都见过，就没见过一枪破墙，表演一下吧。张震立起来，说先来个一枪破喉，说着就扫了过去。

安子一弹美人指，痛得张震哇哇大叫，一下栽在沙发上。

“震哥，歇歇吧，我有事对你说呢。”安子一本正经的表情，让张震立即安静了。

“今天约你来，就是想说……”安子顿了顿，“我要，回美国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张震感到很突然。

“圣诞过后吧。你知道，我老爸老妈都在那边。本来是让回去过圣诞的，但我想，还是跟你一起过吧。就这点时间了……”安子温柔地靠着他的胸膛，声音有些哽咽。

“难道，这一去，就不回来了？公司怎么办？”张震急切地问。

“有其他股东嘛，我得去拓展一下国际业务。你知道的，房地产的情形，虽然有很大的市场，但不应该是我们的业务重心。太累了。”她摇摇头，继续道，“况且，况且我们的关系，也太不正常了。你只有一个仕途，我也只有一个青春。我们，不能彼此耽误吧。”

张震心里被刺了一下：“若不是上次那风波，你会离开吗？”

“怎么说呢？聚散终有天注定。现在离开，对你我都有好处。不过，我还是感谢你，陪我走了这一程。”安子说着，已是泪眼婆娑。

是啊，我们都在赶着自己的路，不过是偶尔相遇，偶尔同行。张震看着梨花带雨的安子，心里竟有些哀伤。

说实话，这些年，投怀送抱的美女多了去，但这样的天生尤物，却还是第一次碰到。他不禁想到了蓝菲菲，那个势利而薄情的女人，那张揉皱了的纸一样的脸。

“安子，你和那个姓蓝的，到底有什么恩怨？”张震眼里有着深刻的疑问。

“震哥，不提她行吗？难道她让你恶心得还不够吗？”安子仰头看着他，有些怪罪，有些怨愤。

张震将她一把搂住。

第五章 离奇暗箱(10)

冬日的寒流肆虐而来。一种强烈的不安，也像寒流一样笼罩着张震的内心。

两个女人，都以不同的方式，与自己决绝。一个用刀子，一个用泪水。

而这两个女人，都曾莺啼帐暖，红唇烈焰。身在官场的张震，并不指望爱情，甚至对那种利欲交织的爱情，也有几分恐惧。他明白什么是交换，也懂得享受等价交换的快乐。

但现在，快乐已不复存在。

安子的告别，让他有些惶惑，不，是惶恐。他本能地感到，安子是在躲避什么。他当然没有理由，也不敢要求她留下来。但他需要弄个明白。

位于高处的区政府，离曼哈顿公寓不过一百来米。透过窗子，张震就能看到那高耸的塔状般的楼顶。很多时候，他就在风雨或阳光下向东眺望，一个窗子一个窗子地瞄过去，最后定格在28楼。他的抽屉里，还藏着一个望远镜。他曾窥视了安子午后沐浴的全过程，甚至比他现场见到的还让他欲望勃发。不过，他很少顶着望远镜，撅起屁股趴在窗台上。作为一个厅级干部，这十分不雅。

而现在，他需要再扫描一次。这次的任务，不是观赏，是发现。

这个城市的冬天，难得有一点阳光。急切的愿望，竟然让他穿过灰蒙蒙的天空，看到了那扇窗子。窗子里亮着灯。

朦朦胧胧间，他仿佛又看到了安子宽衣解带、玉体横陈的样子。

他又浑身燥热起来。

正幻想着，忽然传来了教堂的钟声。他感到窗户抖了抖。他曾无数次从约瑟堂走过。那是这个城市少有的几个老教堂之一，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，以前很是破败，常年人影萧疏。后来几经呼吁，政府拨款进行了修缮，这教堂变得亮堂多了，信徒也跟着多了起来。他曾以

规划专家和政府官员的身份进去过几次，每次都暗暗发誓，要抽时间来认认真真做个弥撒，但最终一次也没有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他甚至忽略了它的存在。现在，这钟声竟来得如此惊心。

他猛然想起，今晚就是平安夜。

平安夜！她留下来，不就为了这个夜晚吗?

可是，他真想去教堂看看。

他将望远镜转向了教堂。他看到了前所未有的肃穆和神秘。一个十字架，孤立塔尖，仿佛正在与上帝对话。

此时雾气氤氲，十字架仿佛正向他飘过来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

他赶紧移开镜头。一瞬间，他又看到了曼哈顿公寓的塔状楼顶。这简直就是教堂顶端的复制品。他为这个发现感到震惊。他不禁移回来，重新看了看十字架。

他感到一阵心慌。

去祈祷，还是去安子那里？可不可以，一起去教堂听听钟声?

想来想去，他决定，还是先到教堂去做个祈祷，再去安子那里。而在去教堂之前，他需要去一趟珠宝城。

这一夜，也是最后一夜。他要与安子做个了断。

他需要身体与灵魂的双重救赎。

第五章 离奇暗箱(11)

然而，这一夜，他没有来得及去教堂。他刚从珠宝城出来，就接到安子的电话，他只得一头栽进那部高速电梯。在驶往高空的过程中，他微微感到有些失重。

他安慰自己，午夜再去教堂。那个时候，刚刚好，耶稣复活，万物得救。

当他把3克拉的钻戒戴在她手上的时候，她哭了。

那哭声嘤嘤呜呜，比教堂的颂诗声更令他心碎。

他不由自主地端起红酒，重重地干了起来。

当他干掉最后一杯，然后爬上玉体的时候，他觉得又一个自己复活了。

是的，他有了两个自己。

一个永远留在了这一夜的狂欢中。

另一个，则被铃声吵醒，被召唤，然后被那些陌生的面孔带走。

在浓雾中，他仿佛听到了高跟鞋的声音。回头去，却一个也没有看见。

第六章 财务报表(1)

张震被“双规”的消息，就像连夜袭来的暴风雪，在许多人的内心都覆盖了一层冰冷的白色。这时候，他们才发现，严酷的冬天真的来了。

包括段小若，远在北京的他，吹着暖气，也感到一股寒流袭进全身。根据他的经验，张震很可能只是一个引子。他最大的担心，就是牵出大哥陆海峰。他多年管着建字口，难免有点枝枝蔓蔓。

尤其是现在，万万不能出事。很多事情，还仰仗着他呢。他想给陆大哥打个电话，想想又放下了。这事儿电话里怎么好说呢？等两天回到H市面谈吧。

他毕竟是见过风浪的人，很快便从忧虑中解脱出来，一头扎进了他的上市大业。

想到上市，他就不由得心里发紧。对公司的运行状况和治理结构，他是充满信心的，对上市团队的能力更是深信不疑。但问题是，证监会已明令限制内地房企IPO，指标极其有限。

现在最大的对手，就是远通。论资产规模，论上市筹备，对方都明显占优势。

据说远通即将完成上市辅导期，只剩下最后一搏了。一旦远通捷足先登，龙天短期内很可能再也无缘A股。为此，他对上市小组提出了明确要求，必须先于远通通过股票发行申请。

连他自己也知道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龙天刚完成股份制改造不久，还没进入上市辅导期，整整落后远通一年，要后来居上，谈何容易！

但他不敢松口，没有压力，又何来奇迹？

为此，他再次给上市小组施加了压力：无论如何，春节前要有个说法。

为这个说法，作为组长的李啸痛苦万分，整天抠头不止，差点把自己CFO的形象搞成了UFO。尽管他在国际投行待过多年，还亲自操刀过几家公司的上市，但运作房地产企业还是头一遭。而眼下，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，国际金融环境日益严峻，内地房企登陆A股本来就难于上青天，还要进行跨栏式动作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他真希望自己一夜之间变成UFO，溜之大吉。

他直接找到了海融证券保荐人艾瑞。这是他最紧密的搭档。海融证券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地干着活，而现在要的是奇迹。拿段小若的话说：这世界不是缺少奇迹，而是缺少创造。

当他向艾瑞抛出这一奇迹订单时，艾瑞差点跌到地上："段王爷怎么啦？他难道觉得世界八大奇迹还不够吗？"

李啸一脸苦笑说："谁知道呀，大概觉得你是炼金术士吧。"

"靠，这哪在于我呀，关键是在他段王爷。他不是有一阳指吗？点铁成金嘛。"他笑着，压低声音道，"其实，跨栏不是没有过，关键是看怎么运作了。"

"你说的是申请辅导期豁免？"李啸面带惊异之色，"那可是尖端工程啊。"

第六章 财务报表(2)

“呵呵，你们段总内行着啦。”艾瑞眨眨眼道，“我们只管将基础工作做好。当然，这个基础工作，也很尖端了。”

李啸想想老大那从容自若的样子，也放松了许多。他虽然到龙天不久，但对段式点金术还是略知一二。但一个道理是永恒不变的，动作有多大，代价和风险就有多大。

他作为CFO，知道接下来的工作意味着什么。

李啸很快投入到了火热的战斗中。事实上，他一直在战斗，他就是为战斗而来的。不过，他现在开始了数倍于往日的工作量，还有数倍的激情。去年，他被猎头公司以200万的年薪从国际投行挖走，加盟龙天，很大程度上看中的不是年薪，而是一朝成名天下闻。龙天连续多年被评为最具成长性的房地产企业，早已为国际资本垂涎。如果他能成功将其运作上市，尤其是此时此境登陆A股，那简直是掀天揭地之功，一生足矣。

他昏天黑地穿梭于各种材料、报表和中介机构之间，像一只被抽掉意识的蝙蝠。就在此时，一个老朋友找上门了。

这个人就是童浩。他们曾在国际投行“美林”共事过，并参与过同一个项目的包装上市，对国际金融环境有相似的看法，属于彼此欣赏又暗自竞争那一类。不过，童浩更激进一点，觉得投行都是吸血鬼，开发商都是野兽，与其做鬼的喽啰去茹毛饮血，不如做个游侠，周旋于鬼兽之间，自由快活。于是便跳出投行，自己成立了财富远景国际咨询机构，专门干些拉皮条的活，今天搞个财富论坛，明天搞个投资见面会，把那些奇形怪状的开发商带到国际金融大亨彼特或者汤姆面前，让他们狠狠自卑并匍匐在地接受各种洗礼，然后顺便赚点门票和佣金。久而久之，他也成了那些肾亏贫血、智障脑瘫的开发商的救世主。

这两年，阿猫阿狗都在大搞扩张，言必称基金、投行，佣金也就滚滚而来。然而，并非每个开发商都买他的账，翻院墙者不时有之。龙天就是其中一个。

他曾为其引荐国际基金，涉及一笔上亿美元的投资。就在他左右逢源，心里数着佣金时，却接到龙天董事会秘书的来电："谢谢你啊，接下来我们自己谈吧。"那一个电话彻底抹杀了龙天在他心中的印象。当然，还有那笔可观的佣金。

自那以后，每当有人提到龙天正筹备上市时，他脸上就会露出揶揄的表情。

而当一度被他引为朋友和对手的李啸加盟龙天时，他更是哑然失笑。这不等于是给我一个耳光吗？他想。

他曾多次想打电话给李啸，要诉说一下昔日的怨愤，但又觉得时过境迁，再谈只能显得自己不像男人。他默默观察着李啸的动静，看他能否折腾出什么东西来。他甚至想过，有机会再与李啸合作一把。网上炮轰龙天，从某种意义上，也是给李啸发出信号。然而，李啸没有丝毫反应，倒是远通的使者安子寻踪而来。

他知道李啸是个骄傲的人，有时候骄傲得有些过分。他忽然有种一比高低的意气，连同对龙天的不满。于是，他爽快答应了安子的邀约。

现在，他终于再次坐在了李啸的面前。不是同事，但带着比同事更深的关切。

"听说你到了龙天，没敢打扰。知道你忙着烧三把火呢。"童浩笑眯眯地说，"不过，你也没给个电话，身居高位就忘了老朋友？"

第六章 财务报表(3)

“浩哥，你可是金融大亨啦。听说很多开发商见你就像见财神爷，还不是土财神，国际财神呢。”李啸戏谑道。

“对对对，这年头财神爷也要国际化。我看大华寺那些财神也要西装革履才对，没准香火更旺些。至少也要一中一西，客户分流嘛，免得挤破了头。”童浩笑着说。

“我看，有了你，大华寺生意倒冷清了。没法比，没法比呀。”李啸继续说道。

“那是那是。不过，我只管大开发商；小的，该拜谁拜谁去。”童浩说着，手一挥，仿佛是把苍蝇蚊子赶一边去。“对了，你们上市的事儿弄得怎么样了？”

李啸苦笑着，摇摇头。

“龙天要办的事儿，没有办不到的吧。”童浩故意恭维道，“按龙天的资产、业绩和规范化管理，上市不是难事，何况有了我们的李大才子。”

“别开涮我了。”李啸笑笑说，“对了，你是专家，能不能给龙天把把脉？”

童浩耸耸肩道：“我可不敢。不过，恕我直言，龙天上市，还得过几道关。第一是财务关，龙天这两年扩张迅猛，但大量土地是刚拿下，土地证还没到手，这报表怎么个做法，得考虑；第二是政策关，现在国内房企IPO处于半封闭状态，政策再一收，就更难说了；第三是运气关，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到底会有多大，现在还说不准，但你我都知道，这才刚刚开始，如果金融环境持续恶化，就是让你上，也未必上得了。总之，龙天的节奏还是慢了点。除非……”

李啸努努嘴，让他说下去。

“除非在三个月之内开始路演，但坦率地说，我还没看到这种可能。”童浩说着，撇了撇嘴。

“我也觉得没可能。”李啸推推眼镜，慢悠悠地说，“但就有人相信，一切皆有可能。”

童浩喝了口茶，笑道：“我不怀疑段小若的能力，我怀疑他的运气。”

李啸咧嘴一笑，满脸苦涩。

童浩知道，李啸是个谨言慎行的人，一时间不可能套出太多秘密。不过，今天也好歹算是有收获。我还会继续深入的，谁叫我们是老朋友呢？他想。

张震出事之后，安子就蛇一样溜得无影无踪。

童浩也是几经辗转才与她联系上的。在与李啸勾搭上之后，他颇为兴奋。给安子电话，连续几天都关机。就在他开始自嘲轻易被美色捉弄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一个莫名的短信：有什么事吗？

这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他思索片刻，还是拨了过去，可是迟迟没人接听。凭直觉，应该是安子。为什么要故作神秘呢？他感到纳闷。

想来想去，他还是回了一条短信：进展顺利。

半夜，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脑子里全是与李啸共事的情景。有一刻，他甚至有点内疚，为自己的动机。内疚还没来得及深入，就被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了。

“浩哥，是我，安子。”这女声像是来自天边，在阒静的深夜，显得柔情似水。

“吓我一跳，搞得跟地下党似的。”童浩调侃道。

“人家想晚上跟你好好聊聊嘛。”安子嗲得有些肉麻。

童浩觉得每个细胞都在颤动。他赶紧将情报肥皂泡般一一吐出，同时对刺探过程作了大量渲染，直听得安子大惊失色，来不及口头奖赏便挂了电话。童浩怅然若失，久久不能睡去。

当安子滴水不漏地将情报传到华震天耳边时，那张不苟言笑的脸，显得更加肃穆了。

第六章 财务报表(4)

在深南大道一幢超高层写字楼里，华震天仰靠在硕大的老板椅上，望着巨幅的中国地图，双目如电。此时正值午睡时间，他一点睡意也没有。他的意念在鸡冠与鸡爪之间来回扫射。已经30面红旗了，覆盖了大半个中国。对这个版图，他是满意的。45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，够10年开发了。10年间，将有上亿平方米的房屋打上远通的旗号，从全国各地嚓嚓冒出来。那时候，远通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房企。上市之后的远通，也必将成为中国房产第一股。而现在关键的关键，是要顺利登陆股市，昭告天下。

想到这里，他目光便落在了H市。这里就是诺曼底，生死攸关的战役已经打响。在其他城市短时间难有大突破的情况下，H市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业绩增长点。他的计划是，第一年拿下30亿的销售额，并建立起以H市为中心的远通新帝国。然而，在这里他却遭遇了史上最强劲的敌手。

龙天在H市的影响力，华震天早有耳闻，但没想到有如此之大。更没想到的是，龙天居然将上市的对手瞄准了远通。那么多牛人都在乖乖排队，他段小若凭什么要坏规矩?

要插队，就“上山下乡”去！别在老子面前晃。华震天不禁拍了一巴掌。

一个特别动员会就要开始了，他脑子里不断蹦出战斗檄文般的演讲词。他从来都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，从不畏惧一切战争。很多时候，他会被自己的英雄主义所感动。

“和大家一样，我每天都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中。上市，对我们来说，既是一场战斗，也是一种命运。对我们每个远通人而言，都是不可回避的。现在是资本为王的时代，没有资本，我们凭什么去做一流的企业，做百年老店？我们没日没夜地劳动，我们承担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与风险，到底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能早日上市，能在资本市场

大显身手。我们怀着必胜的信念参加这场战斗，我们已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但现在，有人要与我们竞争，甚至夺走这些曙光。那么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他停下来，瞄了瞄大家，那黑铁铸就的脸上，布上了一层阴冷之色。

“我想，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会答应。但这不是我们答不答应的问题。就像一场田径比赛，我们一路跑来非常艰辛，眼看提速冲刺了，突然有人斜刺里杀出，我们能跑赢吗？”

他再次顿下来，将目光对准了财务总监吴涵秋。吴涵秋怔了怔，严肃地说：“那显然是违规嘛。我不相信明显违规的动作能在最讲究规则的资本市场通过。”

“违规？没错，从我们角度看，可以说是违规，但我们并不是裁判。如果裁判不出牌，我们能裁决吗？”华震天反问道。

坐在吴涵秋旁边的中年人，是国通证券保荐人李明朗。只见他梳了梳头，缓缓说道：“不管龙天从哪里窜出来，始终有个冲刺的过程。他大不了申请上市辅导期豁免，但根据常识和经验，这显然不是一般人能操作的。况且，龙天的股份制改造都还没有完成。无论怎么说，我们也更占主动，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、来打硬仗。既然如此，还怕什么呢？说实话，企业做到现在，谁没有一点关系？眼下金融环境如此严峻，我们要的是只争朝夕，尽快结束上市辅导，并拿出一套好看的财务报表和一个动听的故事。越是非常时期，越要做得无懈可击。另外，我们还要同时做好转战港股的准备，A股实在是充满变数。说实话，作为保荐人，我的压力不比大家小。我们必须从最务实的方面着手，最大程度保证上市竞争力。”

第六章 财务报表(5)

“我赞成明朗的意见，一抢时间，二打硬仗。但是，当对手不跟你玩真的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该变换一下招式？或者说，对手从右边超车，是不是可以甩上去压一压？”这是少壮派代表孟涛的声音。他远征H市，对龙天有更多的了解。“我可以说，龙天不仅仅是龙天本身，段小若背后还有强大的推手。龙天对于H市的重要性，在某些时候，即便被人为夸大，也是说得过去的。目前，H市的上市公司并不多，房地产方面更是空白。近年来，H市大力扶持金融业和房地产业，培养一个上市公司，更是在情理之中。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真正的压力在哪里了。”

孟涛的发言引起了一片沉默。

“西方有句话：‘恺撒的归恺撒，上帝的归上帝。’我想，政治因素华总自然会考虑到。我们不妨看看自己，远通真的符合A股上市的各项条件？我们利润指标和资产证明就真的过硬？马上就面临着股票发行申请了，我们拿什么去说服证监会和发审委？”李明朗显得有些激动。

“对，这才是我们眼下工作的重点。中国人信奉工夫在诗外，那首先得明白什么是诗。诗就得讲究题材、声韵、意境，不是随随便便说话。现在，我们包装上市，某种意义上也是写诗，而不是随随便便搞点自我介绍、自我表扬。”一直沉默着的海勒发话了，作为战略投资者，他更看重的是远通的上市包装，“每年中秋，整个中国都被花样百出的月饼占据了，有的盒子镀了金，有的放了戒指，一卖就是几千上万元。有人问，到底是卖月饼还是卖包装呀，但包装好的就是走俏。甚至可以说，卖的就是包装。形式就是内容。上市也一样，就是找卖点，讲故事。故事越好，发行价值就越高。”

海勒吃力地说着中文，双手不停地比画着，看得众人忍俊不禁。

“那么你觉得远通的卖点在哪里？”华震天第N次问出了这个问题。

海勒想了想，从容地说：“可以这样说，远通就是中国最具成长性和投资价值的地产股。很简单，远通拥有中国最多最好的土地，江景、湖泊、森林、高尔夫、商务中心、成熟商圈、新兴开发区、度假胜地、自然遗产保护区……在中国，恐怕找不出第二家了吧。”

“好哇！既然海勒先生都对我们如此有信心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涵秋、孟涛，你们要全力协助国通证券，做好上市的基础工作，越扎实越好。其他的事情，我来负责。”华震天大手一挥，显得铿锵有力。

“老大，我们第一要过的就是财务关。按照法定条件，拟上市企业必须连续三年赢利。三年来，我们的销售额成几何倍数增长，看起来非常辉煌，但由于急速扩张，管理成本、财务成本非常之高，实际盈利并不理想，前年甚至出现了亏损。同时，我们的负债率已突破90%，这是非常恐怖的。尽管证监会放宽了负债率的限制，但对投资者的影响却是巨大的，尤其是在股市波动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必须修改财务报表。这一点，会计所当然可以办到。只是，他们愿不愿意承担风险是个问题……”在椭圆形的董事长办公室，吴涵秋擦着汗小心地说着。他面前的老大，双眉紧蹙，神情凝重，仿佛美国总统正在聆听国防部长的紧急汇报。

老大沉思着，半天才说出了那句华氏宣言：“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给他两倍佣金，还不能玩转那支笔？天塌下来，有我华震天。”

震天的人也能顶天！吴涵秋一听，心里便踏实了许多。

第六章 财务报表(6)

很快，一摞摞材料、报表就堆在了华震天的案头，全是各种专业机构拟就的评估、结算报告。尽管都是做假，但按程序，这些都需要他一一过目。

他看到，在资产评估报告中，全国30个城市累计80多个项目，自持资产性物业增大了5倍，大量已售商铺、写字楼变为了存量资产，部分尚未冒出地面的物业已经奇迹般竣工。另外，大量存量土地的市场估价也大大增值。这样一来，远通集团的净资产达到60亿元，整整增长2倍多。

而各地公司的报表合并，更是让人眼花缭乱。集团旗下5大区域，30个子公司，子公司下面又有项目公司，还有各种层级的关联公司，账款划来划去，交易纷繁复杂，最终是每年有20多个公司赢利，合并下来，远通集团三年净利润稳步增长：2005年10亿元，2006年18亿元，2007年30亿元，2008年预计40亿元。

华震天直看得血脉贲张，头昏脑涨。他眯着眼，一边揉着太阳穴，一边想象着财富大爆炸的图景。此时，太阳暖洋洋地照进来，像是专程赶来照耀他的锦绣前程。他睁开眼，眼前一片迷离。

在“上市三剑客”的全力运作下，远通顺利地通过了上市辅导。股票发行申请文件也全部炮制完成。但吴涵秋的内心却颇不安然，一方面是对能否通过审核忐忑不安，另一方面是一个悬念迟迟未揭晓，那就是集团核心层的股权激励机制。

本来方案早已拟好，就等董事会开会决议。但华震天迟迟不表态，董事会其他成员也就不敢主动提出。看起来，似乎大家都在为上市目标而忘我奋斗，但心里无时不惦记着期权分配和原始股的内部认购。眼看上市进入冲刺阶段，作为总执行人的吴涵秋有点坐不住了。当时，猎头公司挖他的时候，就说好了有期权激励，华震天也口头承

诺过，他才毅然转会。他认为，即便远通只有一个人享有期权，那也非他莫属。

他本来是不急的，上市之后再谈也不迟。可是看到华震天毫无诚意的样子，他又不免忧心。在上市的关键时刻，都不明确激励机制，上市之后就更难说了。毕竟，他的主要筹码就是上市。

同样焦虑的还有孟涛。论在远通的资历，他比吴涵秋深，论职务又要矮半个头，他是从基层平步青云起来的。多年来，汗水与马屁齐舞，运气共长天一色。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，到底功劳几何，又该得到怎样的激励。不过，他自信地认为，作为董事长最赏识的少壮派代表，至少能胜过其他封疆大吏。很多分公司负责人基本就是集团中干，而他是总裁助理，拿内部的话说，那是地方干部高配。因此，他将目光紧紧聚焦在吴涵秋身上。一来老吴是上市操盘手，方案都从他那里出；二来在集团内非股东高管中，只有他堪与自己比肩。

孟涛在H市和深圳两头跑，前段时间是一半一半，最近研究上市，他就更多待在总部，有事没事去跟吴涵秋聊两句。吴涵秋的城府向来很深，他要好好试探试探。

这天是周五，按理是集团例会。孟涛接到办公室通知，说本次召开董事会扩大会议，讨论公司上市前的若干事宜。他激动地往返厕所几趟，每次都刻意绕了弯，试图碰到关键人物，察看一下脸色，把握一下风向。路过吴涵秋办公室时，门虚掩着，他的眼神钻头一样钻进去，只见吴涵秋正对着电脑，鼻子眼睛扭成一疙瘩，显得痛苦不堪，似乎他的股票又大跌不止。

孟涛想进去，又觉得不妥。踌躇片刻，他才轻轻敲敲门，咳嗽了一声。

待吴涵秋抬起头时，他立马迎上去："吴总，在忙啊？"

"哦，孟总。来来来，进来坐。"吴涵秋站起来，一贯的热情。

"呵呵，不好打扰啊。"孟涛笑着走了进去，眼神直往电脑上瞟，黑压压一片财务模型，大概又是在演算什么。这可是机密，他知趣地

掠开了，“本来有点事儿跟您聊聊，您忙就算了。”

“哦？坐着慢慢说，慢慢说。”他抽身从桌前走出来，示意孟涛坐下，并给孟涛泡起茶来，“兄弟远征千里，难得说上两句。咱们今天好好聊聊。”

第六章 财务报表(7)

孟涛笑着坐下，环顾四壁，见墙上挂着好几个挂钟，什么北京时间、香港时间、华盛顿时间、伦敦时间，便开玩笑道："吴总真是跟时间赛跑的人啊，办公室搞得跟宾馆大堂一样。"

"哈哈，也不知怎的，我就惦记着这些时间。我在这些时间里工作生活过，还有不少朋友活在这些时间里。我每天还得在这些时间的提示下，查看各地股市。有些人随身带着几个手机，我是随身带着几种时间。这样，我每天就多了几个早晨、几个开始呀。"吴涵秋不无得意地说。

孟涛大乐："神奇，真神奇。你这个'海龟'真是成了精，没准儿一天要干别人几天的活。对了，咱们上市的事，快了吧？"

吴涵秋笑视着他，道："兄弟有什么高见呢？"

"不敢，只是关心一下。按说，上市这么大的事儿，匹夫有责呀，也不知对我们有什么要求。远在千里之外，不敢乱动呀。"孟涛盯着对方，眼神闪烁，"你说，下午的例会，会谈些什么呢？那个股权激励方案，会不会议一议？"

"呵呵。关心这个的人多着呢。方案早报了，董事会迟迟没批复。我也暗示过华总，他未置可否。不过，现在第一要务是力保上市，其他的上市后再谈也不迟。我想，下午例会也未必会涉及这个问题。"吴涵秋既严肃又亲切，仿佛是在谈兄弟之间的事情，而又滴水不漏，不逾规矩。

"我也是焦虑着上市，才随便问问呢。"孟涛有点不自在了。他心想，你小子倒保密得好，我们都蒙在鼓里。

其实吴涵秋也急。他恨不得提议开个专题会议，但基本的政治觉悟提醒他，这等于扰乱朝纲，自取灭亡。他决定再等等。

事实上，华震天并没有忘记这个问题。只是在他看来，现在谈股权激励为时尚早。野猪还没打着，就算计着怎样分肉吃，他不太喜欢

这种方式。但他需要先制造点香味出来，尤其在人们最饥馋的时候。

为此，他专门组织了这次董事会扩大会议，孟涛及各片区头头也被邀请列席。一个椭圆形会议室，空前的人丁兴旺。

“今天这会议，是通气会，也是鼓气会。远通上市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大家想必都捏了一把汗。我们确实已做了大量工作，而且很多是成绩骄人的。尤其是以涵秋为代表的上市小组，不舍昼夜地劳动，为我们赢得了时间和空间。我很欣慰，也很感动。但上市工作的艰难和复杂性，是众所周知的。尤其是内地房企，基本被打入另册。因此，我们还不能有半点松懈，必须穷追猛打。但恕我直言，我最近感受到了两种气氛，或者说情绪：一是冷眼旁观，对能否上市不抱兴趣和信心；二是焦躁不安，听信种种传言，认为上市的冒险性太大，而内部的激励机制又不明朗。可以说，这两种情绪都是不健康的。不过，我这里不想提出批评，更多是反思。我想，是不是我们的上市工作保密过度了，与大家隔绝了，忽视了必要的信息披露和沟通。因此，今天特举行这个会议，将上市筹备的一些情况向大家作些通报。然后请大家畅所欲言，提些意见和建议。”华震天温和而铿锵地说着，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掠过，最后落在吴涵秋脸上，“涵秋，你给大家说说吧。”

大家知道，虽然吴涵秋空降来不过两年多，但专为上市而来的他，早已博得董事会，尤其是华震天的信任。“海龟”的身份，不凡的谈吐，低调的为人，卓有成效的工作，使他颇有人缘和威望。他的发言注定有着很大的吸引力。但这次他异常简洁：“各位领导、同人：谢谢大家对我们上市工作的关注。应该说，在董事会的领导下，这大半年来我们的进展是非常快的。我们成立股份公司后，一直在进行上市前的辅导，现在算是顺利度过了辅导期。接下来就是股票发行申报，按照规划，春节一过就向证监会递交申报材料。一般情况下三个月内就会有结果。从现在来看，我们的筹备工作是做得非常扎实的，各种报表都会比较好看，按常理通过的把握比较大。当然了，通过上市申

请后，我们还有更大的挑战，就是路演和股票发行。以我们的资产状况、尤其是土地储备和持续赢利能力，结果应该值得期待。但不瞒大家说，国际金融形势正在恶化，国内外机构投资者开始变得谨慎，我们需要将势做得更足，故事讲得更精彩。在大势不明的情况下，我们只有把自己炼成金子，熠熠闪光，才能让人无法拒绝。当然，这需要各位领导和同人的大力支持。尤其是上市期间要精诚团结，制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品牌形象。成败在此一举，希望每个人都是贡献者、推动者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”

吴涵秋说到这里，竟然有些激动，不禁站起来鞠了一躬。

第六章 财务报表(8)

掌声骤然响起。

华震天含笑看着大家，满脸欣慰，待掌声散尽，才缓缓说道："大家都感受到了吧，我们吴总可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啊。到公司两年多，他呕心沥血，不计名利，不计个人得失，把远通一步步推向资本市场，推向我们共同的福祉。现在是关键时刻，我们思想必须高度统一，行为必须高度规范。我们要坚持三不主义：不抱私心，不信谣言，不随便发表言论。但是请大家放心，公司一旦上市，每个人都会获利。上市小组正在制定相应的股权激励方案。在这里，我可以代表董事会作出承诺，决不会辜负大家。当然，具体方案肯定要在上市之后才能出笼，那样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这一点，想必大家都能够理解。接下来，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开诚布公，广纳雅言嘛。"

说完，他便挥挥手，四顾众人，和煦以待。

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说什么好。孟涛捂着下巴，看看华震天，看看吴涵秋，不知道他们一唱一和，到底想说什么。再看看众人，都沉默不语。他知道，在以前，远通集团基本就是华老板的独资公司，其他几个股东都不过是个摆设，改制后引进了战略投资，但华震天依然霸气十足。不止在远通，就是在南中国地产界，他也是个教父式的人物。纵然是弦外之音，也有足够的威慑力。这时候，什么意见才是合适的呢?

椭圆形的会议室，空气有些凝固。暖风呼呼吹着，孟涛只觉得血气上扬，面颊潮红。忽然，有个东北区总经理张开了嘴，支吾半天，说了句举座皆惊的话："吴总，都知道房企A股上市很难。到目前为止，证监会的政策仍未有松动的迹象。几年来，只有华发股份、保利地产、北辰实业、广宇地产等少数几家获得了发行A股的资格。我们为何一定要挤这独木桥呢？直接香港上市不是很好吗？"

吴涵秋心里咯噔一下。事实上，一开始他也主张直奔H股，但华震天总觉得登陆A股才算牛逼。字母中，A是第一嘛。再说，A股上市，全国人民都在炒，多牛啊。其实，H股也不是说上就上的，一方面证监会对国内企业香港上市有严格的规定；另一方面还要在排队长龙中苦苦等候，据说现在排队的国内房企就有二十多家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远通冲刺A股也是一种差异化战略，只是不确定因素会更多。作为上市总策划，吴涵秋必须给出一个堂堂正正的理由。

只见他大大喝了口水，镇静地说："这个问题很好。没错，目前看来，A股上市似乎更难。但我们要关注到两个趋势：首先是政策趋势。年初以来就有传言，称除非内地企业筹集的资金超过10亿美元，或计划在香港和内地同时上市，否则中国监管机构将不再批准赴港上市。当然，今年有SOHO中国、碧桂园等在H股IPO成功，但相对于大量的排队者，这只是少数中的少数。其次是市场趋势。随着内地房企越来越多地涌向香港资本市场，香港投资者的新鲜感逐渐丧失。尤其是一轮轮的宏观调控，内地房企对香港投资者的吸引力已日渐式微。去年在港上市的某著名房企，IPO时净资产折让率高达45%，市盈率低至7.5倍，远远低于平均值。事实上，目前有股暗流，那就是房企回归A股。近年来内地股市的火暴和房地产业的高成长，让很多企业和投行都垂涎三尺。全国5万家房企，A股上市的只有120家左右，占到总上市企业的7.5%。2007年初以来，整个资本市场融资规模8000多亿元，其中房地产上市公司在A股再融资为578亿，占到总数的6.7%，相当于去年房地产全行业投资总和的2.3%。通过这些数字，我们可以看出，A股对房地产业而言，有着巨大的融资潜力可挖。所以，我们选择A股，也是为了捷足先登。像我们这样质地好的企业，相信是会受到内地市场的高度青睐的。我有这个信心，想必各位也是。"

"说得好！无限风光在险峰，A股的价值就在于它的难。为什么要到华山论剑，那是因为华山险啊。远通人就得有点英雄气概。再说，

我们也不是放弃H股了。成功登陆A股后，我们还会杀到香港去的。”华震天昂着脖子，一脸凛然。

第六章 财务报表(9)

这样一来，谁还好再提问呢？即便是几位创业元老、独立董事，也开始缩头缩脑，神情恍惚，似乎魂魄已被教父收去，只留躯壳于茫茫烟雾中。那些被招回朝的封疆大吏们，则个个表情僵硬，像是被使了定身法。而他们的内心，却犹如K线图起落跌宕。

吴涵秋真希望华震天能将那个敏感的话题放开，形成小范围的讨论，哪怕是泛起浅浅涟漪也好。但这个会议，终究是沉闷地结束了。高管们静静地散去，只剩他一人枯坐在那里。

老实说，他有些失落。他自问并不是一个私欲太重的人，并不想封侯晋爵，只想得到应得的那部分。以往的经验告诉他，信誓旦旦的老板是靠不住的。不过，也许华震天是大丈夫、真豪杰，懂得散财聚人的道理。

想到这，他轻轻吐了口气。已走出门外的华震天，突然扭过身来，冲他一笑道："涵秋，你是好样的！"